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一

長白山高約二百里週圍約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們週圍約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潭
三江俱從此山流出鴨綠江自山南瀉出向西流直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瀉出向
北流直入北海愛潭江向東流直入東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寶長白山山高地寒風勁不休
夏日環山之獸俱投憩此山中此山盡是浮石乃東北一名山也滿洲源流滿洲原起于長
白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名布兒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
倫三名佛古倫浴畢上岸有神鵲啣一朱果置佛古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古倫愛之不忍釋
手遂啣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卽成而懷孕告二姊曰吾覺腹重不能同昇奈何二姊曰
吾姊曾服丹藥諒無死理此乃天意俟爾身輕上昇未晚遂別去佛古倫後生一男生而能
言煥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令汝爲夷國主可往彼處將所生緣山一一詳說乃與一
舟順水去卽其地也言訖忽不見其子乘舟順流而下至於人居之處登岸折柳條爲坐具
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驚莫惠地名驚朵里地名內有三姓夷酋爭長終日互相殺
傷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貌非常回至爭鬥之處告衆曰汝等無爭我於取水
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慮生此人盡往觀之三酋長聞言罷戰同奉往觀及見果

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金也覺羅姓也名布庫里英雄天降我

定汝等之亂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衆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爲與擁

捧而回三會長息爭其奉布庫里英雄爲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

建州歷數世後其子孫暴虐部屬遂叛於六月間將驚朵里攻破盡殺其圍族子孫內有一

幼兒名范喀脫身走至曠野後兵追之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追兵謂人首無鵲棲之理疑

爲枯木樁遂回於是范喀得出遂隱其身以終焉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爲祖故不加害其

孫都督孟特木生有智略將殺祖仇人之子孫四十餘計誘於蘇蘇河虎欄哈達山下黑禿

阿喇黑禿也距驚朵里西千五百餘里殺其半以雪仇執其半以索葬族既得遂釋之

於是孟特木居於黑禿阿喇都督孟特木生二子長名充善次名除烟充善生三子長名拖

落次名脫一莫三名石報奇石報奇生一子都督生六子長名德石庫次名劉詔三名曹常

剛四名覺常剛五名豹郎剛六名豹石德石庫住覺里又地方劉詔住阿哈河洛地方曹常

剛住河洛剛善地方覺常剛住其祖居黑禿阿喇地方豹郎剛住尼麻蘭地方豹石住張家

地方六子六處各立城池稱爲六王乃六祖也五城距黑禿阿喇遠者不過五六里長祖德石庫生

三子長名蘇黑臣代夫次名談吐三名娘古二祖劉詔生三子長名祿胡臣次名麻事格三

名門土三祖曹常剛生五子長名李太次名武太三名綽氣阿朱古四名龍敦五名非英敦
四祖覺常剛生五子長名李敦把土魯把土魯也次名厄里袋三名界坎四名塔石五名塔

又五祖豹郎剛生二子長名對泰次名稜得恩六祖豹石生四子長名康嘉次名阿哈納三
名阿都樓四名朵里火樓彼時有一人名灼沙納生九子皆強悍又一人名加虎生七子俱
驍勇常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姓恃其強勇每各處擾害時覺常剛有才智其子李敦又英
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將二姓盡滅之自五嶺進東蘇蘇河迤西二百里內諸部盡皆賓服六
王自此強盛初豹石次子阿哈納至沙革達部欲聘部長巴斯漢把土魯妹爲妻巴斯漢曰
爾雖六王子孫家貧吾妹必不妻汝阿哈納曰汝雖不允吾決不甘心遂剃髮留擲而去巴
斯漢愛東果部長克轍般富遂以妹妻其子厄兒機後厄兒機自巴斯漢家回至阿布塔力
嶺被托莫河處厄吐阿祿部下九賊截殺之賊中有與阿哈納同名者某賊相呼路人悉傳
阿哈納之名克轍聞之曰先豹石之子阿哈納欲聘吾兒婦其兄不允吾兒遂娶今殺吾兒
者必此人也時哈達國汗萬名聞其言遣使往告克轍曰汝子非豹石之子所殺乃厄吐阿
祿部下九賊殺之我擒此九賊與爾爾常順我克轍曰吾兒被殺何故又令我降此不過以
路遠之厄吐阿祿爲辭耳吾等地屬同鄰若果豹石之子未殺吾兒何不以金帛饋哈達汗

擒此九賊與我而質若係賊殺吾子金帛吾當倍償時有轉常剛部落厄革奇尼聞之卽往告其主轉常剛私遣人往誑克轍曰汝子是我部下兒崩革與厄革青格謀殺若以金帛還我我當殺此二人克轍曰哈達汗青厄吐阿祿部下九賊殺之爾又云爾部人殺之此必汝等設計誑我于是遂成讎敵因引兵攻克六王東南所屬二處六王不能支相謀曰我等同祖所生今分居十二處甚易渙散何不聚居共相保守衆議皆定獨武太不從曰我等同住一處牲畜難以生息吾今詣妻父哈達汗處借兵報復於是遂借兵往攻克轍二次獲其數寨初未借兵之先六王與哈達國汗互相結親兵勢比肩自借兵後六王之勢漸衰覺常剛第四子塔石嫡夫人阿姑都軒長女姓奚塔喇名厄黑氣生三子長名努兒哈奇即本號淑勒貝勒次名黍兒哈奇號打喇漢把土魯三名牙兒哈奇次夫人乃哈達國汗所養族女姓納喇名措姐生一子名把牙喇號兆里免兆里免即能幹也側室生一子名木兒哈奇號卿把土魯初厄黑氣生三子太祖時己未歲大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是時有識見之長者言滿洲必有大賢人出戡亂致治服諸國而爲帝此言傳聞人皆妄自期許太祖生鳳眼大耳而如冠玉身體高聳骨格雄偉言詞明爽聲音響亮一聽不忘一見卽識龍行虎步舉止威嚴其心性忠實剛果任賢不二去邪無疑武藝超羣英勇蓋世深謀遠略用兵如神

因此號爲明汗十歲時喪母繼母妬之父惑於繼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私止給些須後見太祖有才智復以家私與之太祖終不受時各部環滿洲國擾亂者有蘇蘇河部渾河部王家部東果部折陳部長白山內陰部鴨綠江部東海兀吉部幹兒哈部虎兒哈部胡龍國中兀喇部哈達部夜黑部輝發部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凌弱乘暴寡太祖能恩威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於是削平諸部後攻尅大明遼東諸城諸部世系兀喇國本名胡龍姓納喇後因居兀喇河岸故名兀喇始祖名納奇卜祿生上江朵里和氣上江朵里和氣生加麻哈芍朱戶加麻哈芍朱戶生瑞存瑞存生杜兒機杜兒機生二子長名克世納都忒次名庫堆朱顏克世納都忒生轍轍木轍轍木生萬達國爲庫堆朱顏生太藥太藥生補煙盡收兀喇諸部率衆於兀喇河洪尼處築城稱王補煙卒其子補干繼之補干卒其子滿太繼之哈達國汗姓納喇名萬本胡龍族也後因住哈達處故名哈達乃兀喇部轍轍木之子納奇卜祿第七代孫也其祖克世納都忒被族人八太打喇漢所殺萬遂逃往什白部瑞哈城其叔王住外郎逃至哈達部爲酋長後哈達部叛王住外郎被殺其子泊兒泥殺父讎人諸兄萬爲部長萬於是遣者招徠近者攻取其勢愈盛遂自稱哈達汗彼時夜黑兀喇輝發及滿洲所屬渾河部盡皆服之凡有詞訟悉聽處分賄賂公行

是非顛倒反曲爲直上既貪婪下亦效由凡差遣人役侵漁諸部但見鷹犬可意者莫不索
取得之卽於萬汗不察民隱惟聽譖言民不堪命往往叛投夜黑並先附諸部並叛國勢漸
弱萬汗卒子胡里干襲位八月而卒其弟康古魯襲之康古魯卒弟孟革卜爾襲之夜黑國
始祖蒙古人姓土墨忒所居地名曰張滅胡龍國內納喇姓部遠居其地因姓納喇後移居
夜黑河故名夜黑始祖勝根打喇漢生石兒刻命剛兔石兒刻命剛兔生奇里哈尼奇里哈
尼生出空格出空格生太忒太忒生二子長名卿家奴次名楊機奴兄弟征服諸部各居一
城哈達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王甲申歲大明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受哈達國貺以
賜勅書爲由誘卿家奴楊機奴至開原關王廟並所帶兵三百皆殺之卿家奴子布戒楊機
奴子納林卜祿各繼父位後李成梁復率兵攻尅杜哈尼牙罕二寨漢兵亦損傷甚多成梁
又於戊子歲率兵攻納林卜祿東城失利而回輝發國本姓益革得里原係沙哈梁兀喇江
尼馬諸部人

沙哈梁兀喇即混同江一說也始祖勝古力移居洮魯後投納喇姓哈羊于雅墨

兔二人殺七牛祭天遂改姓納喇

哈羊于雅墨見所地
名曰張亦胡龍國人勝古力生二子長名流陳次名背陳

背陳生二子長名納靈剛次名耐呼頑納靈剛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剛哈詔都督剛哈
詔都督生奇內根打喇漢奇內根打喇漢生往機奴往機奴征服輝發部於輝發河邊費里

無山築城居之故名輝發彼時蒙古插哈拉國土門流沙兔汗自將來圍其城攻不能克遂
回往機奴卒孫擺銀答川殺其叔七人自爲輝發國王滿洲國初蘇蘇河部內禿降城有尼
康外郎者於癸未歲萬曆十一年唆搆事遠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夏吉城主阿亥成
梁於二月率遼陽廣寧兵與尼康外郎約以號帶爲記二路進攻成梁親圍阿太城命遼陽
副將圍阿亥城城中見兵至遂棄城遁半得脫出半被截因遂尅其城殺阿亥復與成梁合
兵圍古勒城其城倚山險阿太禦守甚堅屢屢親出遼城衝殺圍兵折傷甚多不能攻克成
梁因數尼康外郎唆搆以致折兵之罪欲縛之尼康外郎懼願往招撫卽至城邊賺之曰天
朝大兵旣來豈有釋汝輩師之理汝等不如殺阿太歸順太師有令若能殺阿太者卽令爲
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而降成梁誘城內人出不分男婦老幼盡屠之阿太妻
係太祖大父孛牧之女姐覺常剛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卽至見大兵
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攜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
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併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曰祖父無罪何故殺
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遂還其屍仍與勅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勅書太祖曰
殺我祖父者實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執此人與我卽甘心焉邊臣曰爾祖父之死因我兵

誤殺故以勅齊馬匹與汝又賜以都督勅齊事已完矣今復如是吾將助尼康外郎築城於
甲板令爲爾滿洲國主于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
以歸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爾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順爾世豈有百歲不
死之人終懷恨不服又蘇蘇河部內撒兒湖酋長瓜喇被尼康外郎謂於撫順將官前賁治
之其弟諾米納與本部內加木河寨主剛哈部沽河寨主常齊楊齊俱忿恨相議曰與其仰
望此等人不如投愛新覺落六王子孫議定遂來附殺牛祭天立誓四酋謂太祖曰念吾等
先衆來歸毋視爲編氓輒待之如骨肉手足遂以此言對天盟誓太祖欲報祖父之讎止有
遣甲十三副達結諾米納共起兵攻尼康外郎時癸未歲夏五月也太祖年二十五矣有三
祖曹常剛第四子龍敦唆諾米納之弟奈哈答曰今大明尙欲助尼康外郎築城於甲板令
爲滿洲主况哈達萬汗又助之爾何故順淑勒貝勒耶奈哈答往告其兄諾米納遂背約不
赴太祖乃起兵往攻之尼康外郎在禿隆城預知遼遣軍民攜妻子走甲板太祖兵不滿百
甲僅三十副克禿隆而回秋八月太祖復率兵攻甲板不意諾米納與弟奈哈答暗遣人往
報尼康外郎復築城遼寧撫順所東南河口臺北守邊軍不容進邊正攔阻時太祖迫至不
料攔阻之故疑爲兵助尼康外郎來戰遂退兵札營是夜有尼康外郎部下一人投太祖曰

尼康外郎被兵阻攔不容入邊何故退兵也太祖乃遣使曰諾米納奈哈答二人若不暗送消息尼康外郎必成擒矣正恨諾米納奈哈答遣使來曰渾河部亦家並甲孔木二處不許侵犯其東加與二處乃吾讎敵爾若攻破與我則已不然吾當阻其邊路不容爾行兵太祖聞言愈恨之時剛哈郎與常壽楊壽三人亦忿甚謂太祖曰若不先破諾米納奈哈答等必附諾米納矣太祖從言遂陰定破諾米納之計與諾米納合兵攻城太祖謂諾米納曰爾兵可先攻諾米納不從太祖曰爾既不攻可將盔甲器械與我兵攻之諾米納不識其計將器械盡付之兵器既得太祖執諾米納奈哈答殺之遂取撒兒湖城而回其逃散之衆有復歸者太祖盡還其妻孥仍令居撒兒湖乘修葺其城復叛尼康外郎部族并先附之人相謂曰尼康外郎前爲敵兵所逼值垂亡之際往奔大明尙爾不容况肯築城於甲板令爲滿洲主耶足證前言皆誑吾輩耳遂叛之尼康外郎懼妻孥親屬逃於汎納哈所屬鵝兒渾築城居住太祖以同母妹妻剛哈郎六祖豹石之子康嘉與綽奇達焦鄒等同謀誘哈達國兵令渾河部招加城主李岱導引李岱亦宗人劫太祖所屬之胡吉寨而去至中途甫分人畜太祖部將雄科落把土魯巴宗領十二人迫至其處突然而入敵兵遂敗殺四十餘人盡獲所掠而回

滿洲名諸哈哥因其英男有長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孫同誓於廟欲謀殺太祖至夏六月

起我故名雄科落把土魯

晦暝之夜亥時方墜梯登城太祖心神不寧因起著衣帶弓矢持刀登城觀之賊見太祖立城上皆墜城而遁九月內賊乘夜陰晦拔太祖住宅欄木潛入時有犬名湯古哈四顧驚吠太祖覺之將二男一女匿於櫬下乃執刀大呼曰何處賊敢來相犯汝不入我即出毋得退縮故將刀柄櫬窗有聲作山窗而出之勢仍山戶出賊見出勢勇猛皆遁去時有部落臥海睡於窗下被賊刺死甲申歲正月太祖起兵征李岱時值大雪至剛哈嶺山險兵難進太祖之叔暨兄弟輩同勸回兵太祖曰李岱係我同姓乃忍引他人害我我豈甘心遂鑿山爲磴魚貫而上將馬以索繫拽上嶺至李岱城下有三祖之子龍敦預遣人報與李岱遂聚兵登城張號待敵太祖部衆曰城內有備何以攻之不如回兵太祖曰我明知其有備必無還理俾兵攻城卽時尅之有李岱之死而養之遂回兵龍敦唆沙木蠻曰沙木蠻乃太祖之弟爾妹見在我家汝可與我同謀殺剛哈部剛哈部太沙木張聽其言帶領族人遮殺於路太祖聞之聚衆往尋其屍兄弟中皆與龍敦同謀竟無同往者太祖帶數人往尋之族叔尼馬蘭城主稜登止之曰族人若怨汝焉肯殺汝妹夫汝且勿往恐人害太祖大怒遂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彎弓盤旋復回城內大呼曰有殺害者可速出族人皆懼無敢出者太祖取其屍竟納入室中解衣服靴帽厚葬之四月內太祖睡至夜半聞門外有步履聲卽起佩刀執弓將子

女藏於僻處令后故意如廁太祖緊隨以后體蔽己身潛伏於煙突側后卽回室是夜陰晦忽電光一燭見一賊將近太祖以刀背擊僕喝令家人縛之家人老漢等皆縛之何用當殺之太祖暗思賊心有主若殺之其主必以殺人爲名加兵於我自料兵少難敵乃佯言曰爾必來偷牛其賊答以偷牛是實並無他意老漢又言此賊實害我主詐言偷牛可殺之以戒後人太祖曰此賊實係偷牛諒無別意遂釋之五月太祖夜宿有侍婢不寐在灶燃燈忽燃忽滅太祖見而疑之乃著短甲于服內持弓刀作外便狀至煙突側見排欄空處隱隱有人形露其首恍惚不真詳視之則無矣時天色甚晦忽有電光見賊已逼近遂發一矢被賊躲過中其肩衣而走復追射一矢穿賊兩足以刀背擊其首昏絕于地遂縛之有弟兄親族俱至背縛之無益不如殺之太祖曰我若殺之其主假殺人爲名必來加兵掠我糧石糧石被掠都屬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則孤立矣彼必乘虛來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禦敵又恐別部譏我殺人辟費不如釋之爲便遂縱之其賊名義東六月太祖爲剛哈鄰復饒率兵四百往攻納木張沙木張內申灣吉干直抵馬兒墩山下見山勢陡峻乃以戰車三輛並進路漸隘一車前進二車隨之將近城下路愈隘令三車前後聯絡上攻城上飛石擊之復用木撞其車前車被撞後車相繼二車俱壞衆皆蔽身於一車之後縮首不能上攻太祖奮勇

當前距城丈許乃蔽於木樁後射一矢正中內中之面直貫其耳復射四人俱僕城上兵皆却太祖令兵稍退遠圍之絕其汲路連攻三日至四日夜密令兵跳足登山襲破之內中將吉干棄城走界凡遂取其城而回時東果部衆會相議曰昔六王族衆借哈達國兵掠我數事今彼與哈達國已成讎隙我等乘此機會宜往報讎遂以鮮血淬箭以備用其後部中自相擾亂太祖聞之謂諸將曰東果部自亂我輩宜乘時往攻諸將諫曰兵不可輕入他人之境勝則可餉有疎失奈何太祖曰我不先發餉彼重和和睦必加兵于我矣衆皆從之於九月內太祖率兵五百往攻東果部長阿亥阿亥聚兵四百閉城以待太祖兵至圍阿亥所居奇吉答城將上縣樓并城外房屋盡焚之城將陷會大雪遂罷攻令兵先行太祖帶十二人伏於火煙籠罩之處城內以爲兵退乃遣軍出城太祖突出破其衆斬四人獲甲二副而回時有王家部內一酋名孫扎七光漢謁太祖曰吾曾被覓哥落處人所擒乞貝勒助一旅之師爲我雪讎太祖聞其言默思吾既興兵至此當乘茲以蹂躪一方遂與孫扎七光漢星夜前進有光漢兒子帶皮密令人往送消息覓哥落人知之遂斂兵于城太祖兵臨城下攻之焚其縣樓並週城房屋太祖登房跨竹上射城內之人被城內鵝兒古尼一箭正中其首透盔傷肉深指許太祖拔箭見城內一人奔走于煙突僻處太祖卽以所拔之箭射之穿兩腿

應弦而倒太祖箭傷血流至足納驛射不已時一人名老科乘火燃暗發一矢正中太祖項
鏃箭如鈎拔出帶肉兩塊

項下有鎖子圍領矢中有雙鈎分如雙鈎

衆見太祖被傷俱登屋欲扶回太祖曰爾等

勿得近前恐敵知覺待我從容自下項血湧出太祖以手搥箭眼挂弓下屋伏二人肩土昏
僕于地諸將懷悔不已及復甦將箭痕裹束厚數寸晝夜血猶不止昏迷累次每甦時輒飲
水至次日未時其血方止於是棄將得之城而回太祖瘡愈率兵反攻瓮哥落城尅之衆將
欲殺鵝兒古尼老科太祖曰二人射我乃鋒鏑之下各爲其主孰不欲勝吾今釋而用之後
或遇敵彼豈不爲我用命哉此等之人死於鋒鏑者尤當惜之何忍因傷我而殺之也賜以
牛祿之爵

圖三

厚養之乙酉年二月太祖率五十人甲二十五副掠界凡寨不意界凡寨預

知已有備竟無所獲回兵時有界凡撒兒湖東家八兒答四城酋長會兵四百追射至界凡

南太嶺之野

太嶺圖名

內中把木尼二酋當先追至太祖一見卽單身擡馬欲斬內中內中先以

刀斷太祖轅太祖奮力一刀揮內中肩背爲兩段隨轉身射把木尼于馬下衆兵見二酋死

俱退却而立我軍曰馬俱瘦弱爲之奈何太祖曰衆可下馬作以弓稍拂雪作拾箭狀徐徐

勒馬而退待過嶺以嚙水炒麵飲馬解其疲我自殿後爲疑兵計計畢令兵先行太祖立於

斬內中處內中衆呼曰人已死何不去欲食其肉耶汝回我輩欲收主屍太祖言內中係

我雖幸得殺之肉亦可食言訖遂回欲令瘦弱之兵遠行乃率七人將身隱僻處露其盔似伏兵之勢內中衆衆又呼曰汝有伏兵我等知之矣二主已被殺猶欲盡殺我等耶於是太祖全其贏馬而回四月太祖率馬步兵五百征折陳部時大水令衆兵回止帶綿甲五十人鐵甲三十人進掠有加哈酋長蘇枯來虎密令人報與托木河張仙八兒答撒兒湖界凡五城知之遂合兵一處有後哨章金能古特一見敵兵即飛報不意誤失太祖處太祖恃有後哨亦不深備不期敵兵忽至太祖見其陣兵於界凡渾河直至南山約八百餘有夾陳桑古里二人^{之約耶剛}見敵兵大恐解其甲與人太祖怒曰汝等平昔在家每自稱雄于族中今見敵兵何故心怯解甲與人言訖自執旗先進見敵兵不動遂下馬將馬遂回率其弟木兒哈奇並二家人楊布祿鵬凌剛四人奮勇步射直入重圍混殺敵兵二十人遂敗其兵八百人不能抵當皆涉渾河而走時太祖戰酣甚疲喘息不定卸其兜鍪遂解甲不及以手斷其扣正憩時後之兵將方壘衆曰乘此勢可追殺之太祖怒而不應敵兵已渡渾河太祖稍息重整盔甲率兵追殺四十五人與木兒哈奇追至界凡有一險隘山名極陵立於其上見敗兵十五人來奔此山太祖恐敵見之去其盔纓隱身而待先射爲首一人中其腰仆地木兒哈奇又射死一人餘皆墮崖而死太祖收兵曰今以四人敗八百衆實天助之也全勝而回九

月內太祖率兵往攻按免瓜兒簡寨

蘇河所屬

破之殺其寨主內莫昏而回丙戌年五月內太

祖攻克播一混山城

河部所屬

七月內太祖率兵環攻托木河城

折陳部所屬

時暴雨擊死二人遂

罷攻而回後招服之乘便往攻隄人尼康外郎沿途諸部皆是隄敵星夜越進攻鵝兒渾城

克之時尼康外郎不在城中初城外有四十餘人不及進城帶妻子逃走爲首一人穿青綿

甲戴氍帽太祖見之疑是尼康外郎單身直入四十人中內一人箭射太祖胸旁從肩後露

鐵共中傷三十處太祖不怯猶奮勇射死八人復斬一人餘衆皆散鵝兒渾城內有漢人十

九名亦殺之又捉中箭傷者六人太祖復深入其箭令帶箭往南朝傳信可將隄人尼康外

郎送來不然我必征汝矣遂回大明官遣使言尼康外郎託入中國豈有送出之理爾可自

來殺之太祖曰汝言不足信莫非誘我入耶使者又言若不親往可少遣兵去即將尼康外

郎與汝太祖令戒沙帶四十人往大明及至尼康外郎一見即欲登臺趨避而臺上人已去

其梯尼康外郎遂被戒沙斬之而回大明因前誤殺太祖父祖自此每年與銀八百兩蟒段

十五疋以了其事丁亥年太祖於首里口虎欄哈達下東南河二道一名夾哈一名首里夾

河中一平山築城三層啓建樓臺六月二十四日定國政凡作亂竊盜欺詐悉行嚴禁又率

兵征折陳部阿兒太尅其山城殺之八月內令厄一都把土魯領兵取巴里代城厄一都承

命前進至渾河時水氾漲不能渡遂以繩連軍士之頸拽而渡之厄一都領壯士數人夜暨

梯攻之及登城城上人迎敵厄一都跨城堦而戰中傷約五十處猶死戰不退城中人遂皆

潰走即乘勢取其城而回太祖領兵往攻洞城克之招降其城主甲海而回戊子年四月有

哈達國萬汗孫女阿敏姐姐

胡里罕其女也

其兄藏都送妹與太祖爲妃親迎之于洞地名坐曠野

以待時一人乘馬帶弓矢過於前太祖訊左右爲誰左右對曰東果部人名紐妄肩善射本

部無出其右者太祖遂令人喚至是對面一柳相距百餘步令射之紐妄肩即下馬挽弓射

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太祖連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攢於一處相去不過五寸驚落

塊木而五矢始出藏都同妹至太祖設宴成禮遂納之時有酸之酋長

名地

葛兒氣唆兒戈

率本部軍民歸太祖以其子非英凍爲大臣又東果部酋長克轅孫呵阿里亦率本部軍民

歸太祖以長公主嫩姐妻之授以大臣之職又噶里古酋長胡喇虎殺兄弟族衆率軍民來

歸將其子胡里罕賜姓覺落爲養子亦授大臣之職太祖遂招徠各部環滿洲而居者皆爲

削平國勢日盛與大明通好遣人朝貢執五百道勅書頒年例賞物本地所產有明珠人參

黑狐玄狐紅狐貂鼠獐狸獬虎豹海獺水獺青鼠黃鼠等皮以備國用撫順清河寬奠驤陽

四處關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貨因此滿洲民殷國富初太祖如夜黑其國主揚機奴見其相

說非常嘗我有小女堪爲君配待長締姻太祖曰若締姻吾願聘汝長女楊機奴答云我非
惜長女不與恐不可君意小女容貌奇異或者稱佳偶耳太祖遂聘之楊機奴故後子納林
卜祿於是年九月內親送妹于歸太祖率諸王臣迎之大宴成婚卽天聰皇帝母也是年太
祖率兵攻王家城夕過東勝崗忽天隕一星其大如斗光芒徹地衆馬皆驚兵至王家城尅
之殺酋長帶肚兒根己丑年太祖率兵往攻趙家城酋長寧谷欽章京太祖伏兵趙家城
下城內兵百餘出遇伏兵射之敵兵直衝太祖所立之處欲奔入城太祖獨入百人中手刃
九人餘衆四散未得進城圍四日其城將陷我兵少懈四出擄掠牲畜財物喧嘩爭奪太祖
見之解甲與大將奈虎曰我兵爭此微物恐自相殘害爾往諭禁之奈虎至不禁人之擄掠
亦隨衆掠之太祖將己綿甲復與把兒代令往取奈虎鎧甲來以備城內衝突把兒代復隨
衆擄掠忽城內十人突出有族弟王善被敵壓倒於地跨其身將以鎗刺之太祖一見身無
甲冑挺身馳往發一矢中敵面額應弦而死救起王善克其城殺寧谷欽而回辛卯年太祖
遣兵攻長白山鴨綠江部盡克之而回時夜黑國主納林卜祿遣部下宜兒當阿擺斯漢二
人來謂太祖曰兀哈喇達夜黑輝發滿洲總二國也豈有五王之理爾國人衆我國人寡可
將額兒混架孔木二處擇一讓我太祖答云我乃滿洲爾乃虎倫爾國雖大我不得取我國

雖大爾亦不得取況國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給之理爾等皆執之臣不能極力諫主奈何
忝顏來相告耶且畢令回夜黑哈達輝發三國會議各遣使來夜黑主納林卜祿差尼哈里
免兒德哈達圖主孟革卜鹵差代某布輝發國主攜銀答里遼阿喇忒比至太祖宴之內免
兒德起向太祖曰我主有命遣我來言欲言又恐觸怒見責太祖曰爾主之言與爾無干何
爲責汝如彼以惡言來我亦以惡言往免兒德曰昔索地不與令投順不從兩國若成讎隙
只有我兵能踐爾境諒爾兵敢履我地耶太祖聞言大怒擊刀斷案曰爾主弟兄何常與人
交馬接刃碎爛甲冑經此一戰耶昔孟革卜鹵戴都叔姪自相擾亂如二童爭骨蘇洲兒童每攜骨爲戲
戲故爾等乘亂襲取何故視我如彼之易也爾地四周果有邊垣之阻耶吾卽畫不能往夜
亦能重彼處爲其奈我何徒張大言胡爲乎昔我父彼大明誤殺與我勅書三十道馬三十
匹送還屍首坐受左都督勅書續封龍虎將軍大勅一道每年給銀八百兩蟒段十五疋汝
父亦被大明所殺其屍骸汝得收取否遂書前言遣阿林恰復之諭之曰爾到彼處當斷之
若懼而不斷卽住于彼處勿復見我噶畢令行時布戒貝勒預知接至家欲視其書阿林恰
將書當面朗誦布戒曰此書我已知之何必送與吾弟阿林恰曰我主曾命對二主而斷若
止見貝勒難復主命布戒曰吾弟出言不遜汝主恨之誠是但恐見此書怒責汝也言畢乃

收其膏阿林恰遂回時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內陰二衛同引夜黑兵將滿洲東界集臣所居洞寨劫去太祖正坐樓上諸將聞而告之太祖曰任伊劫去豈有水能邊山火能踰河之理朱舍里內陰是我同國乃敢遠附異國之夜黑劫掠我寨蓋水必下流朱舍里內陰二部終爲我有矣癸巳年夜黑國主布戒納林卜祿貝勒因太祖不順糾合哈達國主孟革卜爾兀喇國主滿太輝發國主擺銀答里四國兵馬於六月內劫去戶布恰寨太祖卽率兵追之時哈達兵已歸我兵直抵其國是夜太祖以步兵伏于中途少帶兵從亦取哈達國富兒家奇寨而回時哈達國追兵至富兒家奇寨太祖欲誘敵至伏兵處恐追兵復回乃令兵前行獨身爲殿以誘之于是敵兵追至前一人舉刀迎之後三人併馬來戰太祖自思後追者三人無妨若前一人迎面來恐傷面目欲射之時敵在右不便于射因轉弓過馬首射中敵人馬腹其馬驚躍後三人乘太祖發矢之會一齊殺來太祖馬驚幾墜幸右足扳鞍僅得復騎發一矢射孟革卜爾馬仆地其家人代因布祿將自馬與主乘之代因布祿步奔而回太祖仍率馬兵三人步兵二十餘迎之敗其敵衆殺兵十二人獲甲六副馬十八匹而回九月內夜黑國主布戒納林卜祿哈達國主孟革卜爾兀喇國布占太太祖弟也輝發國主擺銀答里嫩江蒙古廓兒沁國主覺剛代莽古明安實伯都剌兒恰都朱舍里衛主悠冷革內陰衛主

搜羅塞革失九國兵馬會聚一處三路而來太祖聞之道兀里堪東探約行百里至一山嶺
烏鴉羣噪不容前往回時則散再往羣鴉撲面兀里堪回備述前事太祖曰可從加哈向渾
河探之及至夕見渾河北岸敵兵營火如星密佈即起行過夏雞嶺兀里堪探的飛報太
祖言敵國大兵將至時近五鼓矣太祖曰人言夜黑國不日兵來今果然也我兵夜出恐城
中人驚待天明出兵傳諭諸將言畢復寢漢代皇后推醒太祖曰今九國兵馬來攻何故晚
睡是昏耶抑畏懼耶太祖曰畏敵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前聞夜黑兵三路侵我
來期未的我心不安今日已到我心始定我若有欺騙處天必罪我我常畏之我承天命各
守國土彼不樂我安分反無故糾合九部之兵欺害無辜之人天豈祐之旨訖復睡以息精
神天明飯畢率諸王臣謁廟再拜祝曰天地三光萬靈神祇我哥兒哈奇與夜黑本無事故
今彼引兵攻我惟天鑒察又拜祝曰願天令敵垂首祐我奮揚兵不遺鞭馬無顛倒叩祝畢
率兵至拖素寨立於津渡處諭之曰爾等可盡解臂手頓項留於此若傷脇傷頸唯命是聽
不然身受拘束難以勝敵我兵輕便必獲全勝矣衆遵令盡解之行至加哈處有城守奈虎
山坦來告曰夜黑兵辰時已到圍加哈關見勢不能尅往攻黑機革城敵兵甚多衆皆失色
有加哈一人名狼塔里後至呼曰貝勒何在我兵見有幾何旨訖登山望敵勢向太祖曰若

以來兵爲多我兵亦不少昔與大明交戰彼兵漫山遍野我兵二三百尙敗其衆今我兵有膽氣驍勇必敗此兵若不勝我甘軍法于是衆心稍安太祖遣人往探曰來兵若欲回今晚卽擊之否則明日再戰哨探報敵兵扎立營寨搬運糧草太祖亦安營是晚夜黑營中一人逸來曰夜黑布戒貝勒納林卜祿貝勒兵一萬哈達孟格卜盧貝勒兀喇布古太貝勒輝發擺銀答里貝勒兵一萬蒙古那兒沁費爾代貝勒莽古貝勒明安貝勒實伯都刮兒恰兵一萬共兵三萬我兵聞之又皆失色太祖曰爾衆無憂我不使汝等至于背戰吾立險要之處誘彼來戰彼若來時吾迎而敵之誘而不來吾等步行四面分列徐徐進攻來兵部長甚多雜亂不一諒此烏合之衆退縮不前領兵前進者必頭目也吾等卽接戰之但傷其二頭目彼兵自走我兵雖少併力一戰可必勝矣次日平明起兵夜黑兵先攻黑機革城未下是日又攻時太祖兵到立陣於古勒山險要之處與黑機革城相對令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頭預備布陳已完遣厄一都領兵一百挑戰夜黑見之遂不攻城收兵來敵滿洲兵一戰殺九人夜黑兵稍退有布戒先入所騎之馬被木撞倒有滿洲一卒名吾談卽向前騎而殺之其兵大敗夜黑貝勒等見布戒被殺皆痛哭其同來貝勒等大懼並皆喪膽各不顧其兵四散而走明安馬被陷棄鞍赤身體無片衣騎驕馬脫出太祖縱兵掩殺屍滿溝渠殺至

哈達國叙哈寨南吾黑運之處是夜結繩攔路殺敗兵甚衆次日一人生擒布古太晚見太祖曰我得此人欲殺之被自呼毋殺許與贖貸因此縛來太祖問曰爾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殺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國滿太之弟布古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貝勒太祖曰汝等會九部之兵欺害無辜天厭汝等昨日布戒已經殺死彼時若得汝亦必殺矣今既來見豈肯殺汝語云生人之名勝于殺與人之名勝于取遂釋其縛賜捨狸獾裘裘之是戰也殺其兵四千獲馬三千匹盔甲千副滿洲自此威名大震初朱舍里部長悠冷革章京曾脅九部兵來故太祖十月內遣兵招服之又內陰部搜穩寒革失二人聚七村人據佛多古山而居太祖於閏十一月命厄一都剛查扎兒胡七雄科落三人領兵一千圍佛多古山日每攻擊三月而下斬搜穩寒革失即日回兵甲午年蒙古廓兒沁部明安貝勒勝兒勝部撈扎貝勒始遣使往來於是蒙古各部長遣使往來不絕乙未年六月太祖領兵伐輝發都擺銀答里貝勒尅取多必城斬守將克充革蘇猛革二人而回丙申年二月大明國遣官一員高麗國亦遣官二員從者共二百人來太祖令部兵盡甲親迎至妙弘那地界接入大城以禮相叙公事畢辭別而去先陣所擒布古太恩養四載至是七月太祖欲放歸令亮兒空黃占撥兒孔弗英占二人護送未至其國時布古太兄滿太父子二人往所屬拴煙獾處修造邊壕父

子滿其村內二婦其夫夜入將滿太父子殺之及布占太至日滿太叔父與泥牙貝勒謀殺布占太欲奪其位其護送二大臣保守門戶甚嚴不能加害於是與泥牙投夜黑而去布占太遠繼兄位爲兀喇國王護送二人辭回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猶父子將妹渾奈送太祖弟泰兒哈奇貝勒爲妻即日設宴成配丁酉年夜黑兀喇哈達輝發同遣使曰因弄等不道以至於敗兵損名今以後吾等更守前好互相結親於是夜黑布羊古妹欲與太祖爲妃金台石女欲與太祖次子帶善貝勒爲妻太祖乃備鞍馬盔甲等物以爲聘禮更殺牛設宴宰白馬削骨設酒一盃內一碗血土各一碗掃血會盟四國相繼而誓曰自此以後若不結親和好似此屠牲之血踐踏之土則削之骨而死如踐盟和好食此肉飲此血福壽永昌誓畢太祖亦誓曰汝等應此盟言則已不然吾待三年果不相好必統兵伐之後蒙古得罪太祖命木哈量伐之獲馬四十匹時納林卜蘇背盟將所縛盡棄之仍擒木哈量送與蒙古又將金台石之女與蒙古腩兒腩部戒沙貝勒結親其布占太亦因與夜黑通將滿太妻都都庫氏所玩銅鎚遣使送與納林卜蘇又將滿洲所屬韓兒哈部內按稽拉庫內河二處酋長落香剛石存旺吉哈三人許獻夜黑請其使而招服之戊戌年正月太祖命幼弟把牙喇台吉長子出燕台吉與剛蓋非英凍扎兒胡七等領兵一千征按稽拉庫星夜馳至

取其屯寨二十處其餘盡招服之獲人畜萬餘而回於是賜出燕台吉名烘把土魯把牙喇
台吉名著里革免是年哈達孟格卜爾貝勒所居城北有血自溪流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
恩帶從者三百來謁太祖以弟桑兒哈奇貝勒女厄石太妻之銀甲五十副勅書十道以禮
往送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二

己亥年正月東海兀吉部內虎兒哈部二酋長王格張格率百人來貢土產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兀吉虎兒哈部內所居之人每歲入貢其中酋長簡吉里等六人乞婚太祖以六臣之女配之以撫其心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滿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爲難以習他國之言爲易耶剛蓋厄兒得滿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三月始炒鐵開金銀礦是時哈達國孟革卜圖與野黑國納林卜圖因隙搆兵力不能敵孟革卜圖以三子與太祖爲質乞援太祖命非英凍剛蓋二人領兵二千往助納林卜圖聞之遂令大明開原通事賈書與孟革卜圖曰汝執滿洲來援之將挾贖質子盡殺其兵如此汝昔日所欲之女吾卽與之爲妻二國仍舊和好孟革卜圖依言約夜

黑人于開原令二妻往議太祖聞之九月發兵征哈達太祖弟泰兒哈奇貝勒曰可令我爲先鋒試看若何太祖命領兵一千前進行至哈達國哈達兵出城拒之泰兒哈奇按兵不戰向太祖曰有兵出城敵太祖曰此來豈爲城中無備耶怒喝泰兒哈奇貝勒曰汝兵向後即欲前進時泰兒哈奇貝勒兵阻路遠遠城而行城上發矢軍中傷者甚多至初七日攻得其城有大臣楊古里生擒孟革卜酋來報太祖曰勿殺召至前跪見畢太祖以己之貂帽及豹掛賜而養之哈達國所屬之城盡招服之其軍士器械民間財物父老幼子俱秋毫無犯盡收其國而回自此哈達國逃亡後太祖欲以女莽姑姬與孟革卜酋爲妻放還其國適孟革卜酋私通曠御又與剛蓋通謀欲篡位事洩將孟革卜酋剛蓋與通姦女俱伏誅辛丑年正月太祖將莽姑姬公主與孟革卜酋子吳兒戶代爲妻萬曆皇帝不喜遣賁之曰汝何故破哈達擄其人民今可令吳兒戶代復國太祖迫于不得已仍令吳兒戶代帶其人民而還後夜黑納林卜祿率蒙古兵頻侵哈達太祖奏萬曆皇帝曰吾已從命令吳兒戶代還國矣今夜黑國率兵屢次侵掠何故以吾所獲之國受制于夜黑萬曆皇帝不聽時哈達國餓人皆無食向大明開原城祈糧不與各以妻子奴僕牲畜易而食之太祖見此流離仍復收回是年太祖將所聚之衆每三百人立一牛祿厄真管屬前此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

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
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爲牛祿牛祿大尉厄真厄真官名也於是牛祿厄真爲官名十一月內兀喇
國布占太送滿太之女名阿與太祖爲妃太祖以禮迎之大宴成婚布占太先聘夜黑布戒
之女後又聘蒙古耶兒沁明安之女以盍甲十副貂裘猗狸狌裘共十領羊裘十領金銀各
十兩駱駝六隻馬十四鞍韉俱備爲聘禮明安受其禮食言不與布占太私之仍欲聘太祖
之女遂遣使求於太祖曰昔擒我于陣中留養之令爲兀喇國主以女妻我前未經岳丈知
曾以弊物聘夜黑并蒙古之女蒙古受禮而侮親岳丈既恩我若宥我不告之罪再結一親
遞相往來太祖允之又以弟恭兒哈奇貝勒女娥恩姐至癸卯年遣大臣以禮往送爲婚後
太祖從虎欄哈達南崗移於黑禿阿喇處黑禿阿喇在蘇聯加哈二河之間乃兀喇居也築城居住率牛羊三次犒
暢尖役是年中宮皇后疾篤思母一會太祖遣人至夜黑往請后兄納林卜祿阻之止令家
人南太來太祖曰我未獲罪於舅前掠我護卜擇寨後復率九國兵來侵我汝夜黑哈達兀
喇輝發因前加兵侵我曾自任其非各許互相結親率白馬已當天盟誓今汝夜黑背前盟
將我所聘之女名與蒙古今爾妹病篤永訣之際欲母一見汝不容相會是與我斷好矣既
如此我何必諱言自今後兩家已成敵國我將築城汝地日爲仇殺言訖令南太回九月內

中宮皇后薨后姓納喇名孟古姐姐乃夜黑楊機奴貝勒之女年十四適太祖其面如滿月
帶髮妍麗器量寬洪端重非儉聰穎柔順見逢迎而心不喜聞惡言而色不變口無惡言耳
無妄聽不悅委曲隨從體合太祖之心始終如一毫無過失太祖愛不能捨將四婢殉之
宰小馬各一百致祭齋戒月餘日夜思慕痛泣不已將葬于院內三載方葬于念木山於
是太祖恨夜黑不令母子相會之仇遂於甲辰年正月初八日率兵往攻十一日至夜黑國
二城一曰張一曰阿氣郎俱尅之收二城七寨人畜二千餘卽班師乙巳年三月于城外復
築大郭宰牛羊犒賞夫役五次曩時賁參與大明國以水浸潤大明人嫌濕推延國人恐水
參難以耐久急售之價又甚廉太祖欲煮熟曬乾諸王臣不從太祖不徇衆言遂煮曬徐徐
發賣果得價格常是年蒙古勝兒勝都把岳術打兒漢貝勒之子恩格得力台吉遣馬二十
匹來謁太祖曰越敵國而來者不過有所希圖而已遂厚賞之丙午年十二月恩格得力又
引蒙古勝兒勝都五衛之使進駝馬來謁尊太祖爲崑都命汗即尊言義從此蒙古相往不
絕丁未年東海幹兒哈都紮敷城主策穆德黑謁太祖曰吾地與汗相距路遙故順兀喇國
主布古太貝勒彼甚苦虐吾輩望往接吾等眷屬以便來歸太祖令弟桑兒哈奇與長子烘
把土魯貝勒次子帶善貝勒與大將非英凍虎兒慈等率兵三千往紮敷城接是夜陰晦

忽見旗有白光一耀衆王大臣盡皆驚異以手摩之竟無所有察之復然桑兒哈奇王曰吾自幼隨征無處不到從未見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師烘把土魯帶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見矣果何據而遂欲回兵此兵一回吾父以後勿復用爾我矣言訖率兵驅進至蜚敖城牧四周屯寨約五百戶先令非英凍虎兒愁領兵三百護送不意兀喇國布古太發兵一萬截於路虎兒愁見之將五百戶眷屬扎營于山嶺以兵百名守一面馳報衆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列營與敵兵相持經一夜次日兀喇兵來戰大將楊古里率衆奮力交鋒殺兀喇兵七人我兵止傷一人敵兵退回渡河登山畏懼無復敢來兩軍扎營相持是日未時三王率兵齊至見之烘把土魯帶善二王策馬奮怒曰吾父素善征討今雖在家吾二人領兵到此爾衆毋得愁懼布古太曾被我國擒捉鐵鎖繫頸免死而主其國年時未久布古太猶然是身其性命從吾手中釋出豈天釋之耶爾勿以此兵爲多天助我國之感吾父英名夙著此戰必勝衆皆曰吾等願効死力遂奮勇渡河烘把土魯帶善二王各領兵五百二路登山而戰直衝入營兀喇兵遂敗有波可多貝勒被帶善王左手捉其盔頂殺之其子亦被殺生擒常朱父子并戶力布殺兵三千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時追殺敗兵之際桑兒哈奇貝勒原率五百兵落後立于山下至是方驅兵前進又被大山所阻及遶山而來未得

掩殺大敵是日晴明驟然陰翳大雪其被傷敵兵凍死甚多及班師太祖賜弟忒兒哈奇名爲打喇漢把土魯出勦齊勇當先賜名爲阿兒兔土門帶齊與兄併力進戰殺波可多賜名爲古英把土魯常齊納奇布二將負太祖所托不隨兩貝勒進戰破敵領兵百名與打喇漢貝勒立于一處因定以死罪打喇漢把土魯懇曰若殺二將卽殺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罰常齊銀百兩奪納奇布所屬人民五月太祖令幼弟着里革兔貝勒大將厄一都非英凍虎兒惹蝦等率兵一千往征東海兀吉部取黑十黑敖莫和所羅佛內黑三處獲人畜二千而回九月六日夜有氣從星出向東直冲輝發國七八夜方沒又有氣自西方從星出月餘方沒時輝發國擺銀答里貝勒族衆多投赴夜黑其部屬亦有叛謀擺銀答里聞之以七酋長之子爲質借兵于太祖太祖以兵一千助之有納林卜祿賺擺銀答里曰爾若撤回所質之人吾卽反爾投來族衆擺銀答里信其言乃曰吾將安居於滿洲夜黑之間矣遂撤回七酋長子復以子與納林卜祿爲質納林卜祿竟不反其族衆擺銀答里復遣大臣告太祖曰曩者誤信納林卜祿賺言今仍欲倚汗爲生乞將汗女先許常齊之子者賜我爲婚太祖遂罷常齊之親而許之後擺銀答里背盟不娶太祖遣使謂之曰汝曾助夜黑二次加兵于我今又聘吾女而不娶何也擺銀答里飾詞以對曰吾曾質子於夜黑俟質子歸吾卽往娶與爾合

謀矣隨將城垣修築三層以自固實於夜黑之子亦撒回于是太祖復遣使曰今質子已歸汝意又何如也擺銀答里恃城垣已固雖絕親太祖卽於九月九日率兵往伐其國十四日兵到卽時尅之殺擺銀答里父子屠其兵招服其民遂班師歸發國從此滅矣戊申年三月太祖令子阿兒哈兔土門及姪阿敏台吉領兵五千往兀喇部圍其慈山城尅之殺千餘人獲甲三百副盡收人畜而回時兀喇布古太與蒙古那兒沁登剛代貝勒合兵出兀喇城約二十里遙見我兵之勢難敵遂回是年太祖欲與大明國和好謂羣臣曰俗言一朝爲惡而其餘終身爲善而不足今欲與大明國昭告天地以通和好言畢遂會遼陽副將撫順所備禦宰白馬祭天刻誓辭于碑曰各守皇帝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與漢人見之卽殺若見而不殺殃及于不殺之人大明國若負此盟廣寧巡撫總兵遼陽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官必受此殃若滿洲國負此盟滿洲必受其殃誓畢沿邊立碑以爲記布古太見其異慈山城被尅大懼遣使往來欲守前好於九月擒夜黑十人付太祖之使殺之自此布古太道大臣來求曰吾累次背盟獲罪于恩父誠無顏面若得恩父之女與我爲妻吾永賴之太祖復將生女木庫石公主妻之遣侍臣以禮儀往送己酉年二月太祖遣使申奏大明國曰隣朝鮮境韓兒哈部衆皆吾所屬有入朝鮮者乞傳諭查與故奏萬曆皇帝遣使諭朝鮮國查干

餘戶與之十二月太祖命胡兒剛蝦領兵一千征東海兀吉部所屬呼夜衛姓之獲人畜二千而還因有功賞胡兒剛蝦蓋甲馬匹仍賜名大兒漢蝦時兀吉部內瑞粉衛酋長吐朗乃夙附太祖者被本部押攪衛人擄去庚戌歲十一月太祖命厄一都領兵一千往兀吉部內那木都魯瑞粉寧古塔尼媽父四衛將其酋長康孤里康都里昂孤明剛吐惡洛合僧革尼哈里湯松剛夜革樹等盡招服之令其舉家先赴滿洲復領兵擊押攪衛人畜萬餘而回辛亥年二月太祖查本國寒苦曠夫千餘皆給配中有未得者發庫財與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悅七月太祖命子阿布太台吉非英凍雄科落等領兵一千討兀吉部內兀兒孤沉木冷二衛皆取之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漢把土魯薺年四十八歲生六子長曰阿敏次曰扎撒革吐三曰土龍四曰債桑孤五曰吉兒剛郎六曰非揚古時東海虎兒哈部內扎古塔處居民來附太祖賜甲三十副此民將所賜之甲送與兀吉部內查哈景處居人披于木上射之又受兀喇圖布古太招撫布正十二月命呵哩厄夫厄一都打喇漢蝦三人領兵二千征虎兒哈衛圍扎古塔城三日招之而不服遂拔其城殺兵一千獲人畜二千相近之衛皆招服將土勒仲厄勒仲二酋長及人民五百戶收之而回壬子年昔蒙古廓兒沁部明安貝勒常從夜黑九部兵來戰敗乘驛馬逃回至是已二十年矣太祖聞其女頗有豐

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貝勒遂絕先許之婚送其女來太祖以禮親迎大宴成婚時布古太復背盟掠太祖所屬兀吉部內虎兒哈衛二次及欲娶太祖所定夜黑國布戒貝勒之女又以飽箭射太祖姪女蛾恩姐太祖聞之大怒遂於九月二十二日領大兵往征之二十九日至兀喇國太祖張黃蓋鳴鼓樂沿兀喇河岸而行布古太領兵出城迎敵至河邊見滿洲兵盤甲鮮明兵馬雄壯衆皆失色無鬥志太祖遂沿岸而下尅其五城直抵于河西岸距布古太居城二里克其金州城安營十月初一日太祖出營以太牢告天祭旗忽見東南有氣鬱白二色直冲兀喇城北我兵屯留三日遣兵四出盡焚其糧兀喇兵盡則出城對壘于河邊夜則入城歇息太祖二子莽古泰貝勒皇太極貝勒欲渡河擊之太祖曰不然汝等出言毋若浮而取水之易也須探其底裏耳欲伐大木豈能驟折必以斧斤伐之漸至微細然後能折相等之國欲一舉取之豈能盡滅乎且將所屬城郭盡削平之獨存其都城如此則無償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遂燬所得六城焚其房殿回至伏兒哈河安營布古太令兀巴海把土魯乘舟而來立於舟上呼曰恩父汗與兵無非乘怒而來今恩父之怒已息可留一言而去如此遣使三次布古太又親率六將乘舟來至河中于舟上頓首呼曰兀喇國卽恩父之國也焚糧之火可息乎太祖披甲乘白馬率諸王臣直出衆軍前至河中水及馬腹膺聲

曰布占太先擒汝于陣中已死之身吾養之釋爲兀喇國主仍以三女妻之今欺蔑皇天后土背七次盟言擄吾所屬虎哈衛二次又欲強娶吾已聘夜黑之女又以他箭射吾女吾將女嫁汝異國原爲匹偶何令汝以他箭射之乎若吾女所爲不善當來告我天生愛新覺落人曾被誰責辱汝試言之百世以前汝或不知十世以來汝豈不知脫有之則汝射之爲是我兵之來誠非若其無之爾何故射吾女此受辱之名我將置之于心乎抑將徒抱于九泉乎語云寧鎖其骨莫毀其名吾非樂于舉兵開射吾女故親舉兵來布占太對曰或者人以讒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吾今在水上龍神亦鑒之似此讒言皆虛妄耳布占太部將拉布太扎兒胡七繼言曰汗有此怒盡遣一使來問太祖曰拉布太我部下豈無似汝之人汝尙以射吾女爲無此事娶吾婚無妄言耶若事有不實須再問事已的矣何以問爲此河安有不結之日吾兵豈有不復臨之理彼時汝能當吾之刀乎布占太大驚止拉布太勿言布占太弟腓兒膊媽哀懇曰汗若寬大其度請決一言而行太祖曰爾果未射吾女娶吾婚可將汝子並大臣之子爲質方見其真不然吾不信也言畢遂回營在兀喇國存五日至兀喇河邊於俄兒紅童處一鵠虎山上以木爲城留兵一千而回十二月有白氣起自兀喇國越太祖宮樓南直至虎欄山自此太祖以布占太或有和好之意延

及一年又聞布古太欲將女查哈量男綽啓諾及十七臣之子送夜黑爲質娶太祖所聘之女又欲囚太祖二女娶其年正月親率大兵征之布古太懼十八日送子與夜黑爲質太祖大兵十七日已至攻取孫扎塔城領兵前進尅郭多俄莫二城屯兵次日布古太率兵三萬越弗兒哈城迎敵太祖部下領兵諸王大臣欲抵敵太祖止之曰豈有伐大國能還使之無子遺乎仍將前諭之言復申之太祖子古英把土魯姪阿敏及非英凍阿阿里厄夫打喇漢蝦厄一都雄科落等奮然曰初恐布古太不出城尙議計賺之今彼兵旣出捨此不戰與兵何爲厲兵秣馬何用布古太倘娶夜黑女其恥辱當何如後雖征之無益矣今人強馬壯旣至此可與一戰太祖曰爾國兵連必吾與子及五大臣身先之但情諸王臣等恐有一二見傷非爲吾身怯懼而止之也乃怒而言曰蒙皇天眷助吾自幼于千百軍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力相接不知幾經屢戰今旣欲戰卽當戰言畢遂披甲進戰其諸王臣軍士惟恐不戰正思慮間及聞進戰皆欣躍憤聲如雷震動天地軍士盡甲太祖決破敵下城之策諭軍士曰倘蒙天佑能敗敵兵可乘勢奪門取城遂前進布古太率三萬兵步行列陣以待兩軍相距百步滿洲兵亦下馬進戰太祖見兩軍之矢如風發雪落聲如羣蜂殺氣衝天心中燥甚遂殺入諸王臣軍士皆奮勇衝鋒兀喇兵遂敗十損六七其餘拋戈棄甲四散而逃滿洲

兵乘勢飛奔齊門遂取其城太祖登城坐西門樓上時布古太領敗兵不滿百奔城而來其城早已破尅上壁太祖旗幟遂大驚及奔回被古英把士得領一旅兵截之布古太見勢不能敵遂衝突而走折兵大半餘皆潰散布古太僅以身免投夜黑國去獲馬匹盔甲器械無算兀喇國所屬城邑皆歸附存兵十日陞賁有功將士兀喇兵敗後有覓妻子投來者盡還其眷屬約萬家其餘人畜散與衆軍卽回兵兀喇國自此滅矣太祖謂諸王臣曰爲國之道心貴忠謀貴密法令貴嚴至於洩密謀慢法令者無益於至道乃國之累也吾所言果皆是歟若有拂戾歲汝等勿面從一人之智慮幾何汝等之言豈無着當處宜各盡言所知太祖遣使如夜黑國言布古太陣中被擒應伏誅吾養之連妻以三女因與我爲仇故怒而征之乃破其國身投汝地當獻與我如此遣使三次夜黑國金台石布羊姑貝勒不與太祖於九月初六日領兵四萬征夜黑時有逃者將聲息預聞於夜黑夜黑遂收張吉當剛二處部衆獨兀蘇城有痘疫未曾收去太祖兵至圍兀蘇城招諭之曰城中軍民降則已不然必攻取之城中人曰若養之則降况汝師衆如林不絕如流盔甲鮮明如三冬冰雪吾等焉敢抗拒言訖守將散談故石木二人開門出降叩見太祖以金盔賜酒將所戴東珠金佛帽併衣賜之其張城吉當剛城兀蘇城押哈城黑兒蘇城何敦城胸布七拉城俄及塔城大小共十九

處盡焚其房穀遂收兀蘇降民三百戶而回是時金台石布羊姑使大臣齎太祖於萬曆皇帝曰哈達輝發兀喇已被盡取矣今復侵吾地欲削平諸部然後侵汝大明取遼陽爲都城開原鐵嶺爲牧地萬曆皇帝信之遣使來謂太祖曰自今汝勿侵夜黑國若肯從吾言是存我體統若不從吾言後必有侵我之日遂遣遊擊馬時楠周大歧帶鎗砲手一千衛夜黑二城太祖聞之修書曰吾國與兵原爲夜黑哈達兀喇輝發蒙古實伯剌兒恰九國于癸巳年會兵侵我上天罪彼故令我勝于時殺夜黑布戒生擒兀喇布古太至丁酉年復盟宰馬獻血互結婚姻以通前好後夜黑負盟將原許之女悔親不與布古太乃吾所恩養者因與我爲仇伐之殺其兵得其國彼身投夜黑又留而不發故欲征之吾與大國有何故乃侵犯乎昔畢親齎請撫順所于二十五日至一曠野處名古勒卯時日出兩傍如門青紅二色祥光垂照隨行不已太祖一見遂率衆拜之其光乃止廿六日辰時至撫順所遊擊李永芳出三里外迎之馬上拱揖接入教軍場將書與之不移時即還甲寅年四月萬曆皇帝遣守備蕭伯芝來詐稱大臣乘八擡轎作威勢強令拜曾述書中古今興廢之故種種不善之言太祖曰嚇我之書何爲下拜善言善對惡言惡對竟不覽其書令之回四月十五日蒙古扎哈衛精農貝勒送女與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魯貝勒爲婚貝勒親迎大宴以禮受之二十日蒙古

扎倫衛內七漢送妹與太祖三子莽古泰貝勒爲婚貝勒親迎大宴仍以禮受之蒙古廓兒沁蟒狐貝勒送女與太祖四子皇太極貝勒爲婚貝勒迎至輝發國胡里氣山城處大宴以禮受之十一月遣兵五百征東海之南兀吉都押爾石隴二衛收降民二百戶人畜一千而回十二月蒙古扎倫衛兒吉格貝勒送女與太祖子得格楚台吉爲婚台吉親迎設宴以禮受之乙卯年正月蒙古廓兒沁狐空戈落貝勒送女與太祖爲妃迎接設大宴以禮受之三
月二十八日寅時天有黃色人面映之皆黃太祖陞殿至辰時方明四月于城東阜上建佛寺玉皇廟十王殿共七大廟三年乃成是時萬曆皇帝命廣寧總兵張承胤巡邊承胤奉命巡邊回遣通使董國胤曰今欲更立石碑以汝居處爲吾地其敘哈法納哈三七拉三處所種之田勿覆可收汝人民退居太祖曰吾世世祖居耕種之地今令棄之想爾心變故出此言也吾聞古人云海水不溢王心不變帝今反常護助夜黑吾國所種之田又不容收穫而令退居吾豈敢違王命然不願治平而頓起事念吾小國若受小害汝大國自受大害矣吾非大國欲退即退試看汝大國何以收拾若成仇敵非吾一身之患汝以兵衆國大欺凌我也然大國成小小國成大皆出于天汝若一城屯兵一萬城自煩擾若止屯兵一千城中軍民皆爲吾俘物矣通使董國胤曰此言太過矣遂去自此大明遂侵占疆土立石碑于邊外

甚多六月初夜黑布羊姑以妹許太祖受其聘禮又欲與蒙古聘兒郎部鮮孤兒太吉吉

哈達兒
孫子也

諸王臣曰聞夜黑將汗聘之女欲與蒙古所可恨者莫過于是當此未與之先可速

起兵若已與之乘未嫁時攻其城而奪之況此女汗所聘者非諸王可比既聞之安得坐視
他適皆力諫興兵不已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違婚之事興兵則不可蓋天生此
女非無意也因而順哈達輝發兀喇使各國不睦干戈擾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與
我而與蒙古是壞夜黑釀大變欲以此事激我忿怒故如是也今盡力征之雖得其女諒不
久而亡反成災患無論與何人亦不能久啓釁壞國已極死期將至矣諸王臣反覆諫之必
欲興兵太祖曰吾以怒而興師汝等猶當諫之况吾所聘之女爲他人娶豈有不恨之理乎
尙棄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罷兵汝等反苦爲難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
爲豈因忿遂從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畢令調到人馬皆回其女聘與蒙古未及一年果
亡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歲已受聘二十年矣彼大明遣兵爲夜黑防禦夜黑遂倚
其勢轉嫁與蒙古今可侵大明太祖不允曰大明以兵衛夜黑自有天鑒之任彼悠久滿洲
與夜黑均異國也大明自以爲君臨天下是六合之主何獨爲吾一身之主不審是非特勢
橫加侵奪如逆天然夜黑乃天不佑之國也既遣兵爲之衛吾且聽之汝等急何爲也若侵

大明合乎天天自佑之天既佑則可得矣但我國素無積儲得人畜何以爲生無論不足
以養所得人畜卽本國之民且待斃矣及是時先治其國固疆圉修邊關務農事裕積貯還
不動兵乃諭各牛祿每十人出牛四隻于曠野處屯田遺倉積糴于是設倉官十六員吏八
員執掌出入十月初四日出獵宿于牧奇次日卯時日兩傍有青紅色祥光又對日有藍白
光三道繞日似門隨太祖而行太祖率衆拜之其光遂止十一月太祖遣兵二千征兀吉都
東厄黑枯稜城

木城名

太祖納哈枯稜招之不服遂吹螺布兵拆其柵越三層城攻取其城殺

人八百俘獲萬餘收降五百戶而回太祖謂羣臣曰語云心貴正大予竊思之心之所貴者
莫過於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吾何故使疎者反睦親也切莫拘根基擇心術正大者薦之
莫因仕族之多輒爲援引擇有才者舉之在位凡爲政得一材一藝猶難但可以資政之人
卽薦之可也太祖出獵時天降雪已霽恐草木之浮雪濡衣將衣擲之時有隨太祖者布陽
姑蝦押哈木二人見之乃私謂曰何所不有而情此衣豈進獵也太祖聞之笑曰吾非爲無
衣而情之但濡無益耳與其濡于雪曷若以新者賜汝等豈不美哉以濡雪之衣賜汝何
美之有吾所情者爲汝等情也太祖謂羣臣曰天作之爲君君命之爲臣卿等當念所任之
職有能理國政者知之則勿隱今國事繁瑣須多得賢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國統軍者少則

濟事幾何若有臨陣英勇者賜以官賞有幹剛忠良者用以佐理國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講古今有才堪宣賓客者用以宴賓客各處搜羅可也太祖訓諸王曰賢者不舉則賢者何由而進不肖者不退則不肖者何由而懲汝等宜秉忠直切勿貪婪均平之大道莫過於忠直吾夙好忠直從來未懷汝等當留心又曰金才者有幾夫一人之身才技有長短處事亦有工拙有陣中之勇者于理國則拙而無用有宜于國中者于從軍則無用矣自是任用皆隨其材太祖創平各處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祿厄真五牛祿立一扎欄厄真五扎欄立一因山厄真因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爲八色成八因山行軍時若地廣則八因山並列隊伍整齊中有節次地狹則八因山令一路而行節次不亂軍士轉喧嘩行伍整紛雜當兵刃相接之際披重鎧執利刃者令爲前鋒披短甲即副也善射者自後衝擊精兵立于別地觀望勿令下馬勢有不及處即接應之預備勝負謀略戰無不勝尅城破敵之後功罪皆當其實有罪者卽至親不寬必以法治有功者卽仇敵不遺必加賜賞用兵如神將士各欲建功一聞攻戰無不忻然攻則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震勢如風發凡遇戰陣一鼓而勝又立理國政聽訟大臣五員都堂十員太祖五日一朝當天設案焚香以善言曉諭國人宣上古成敗之語凡事都堂先審理次達五臣五臣鞠問再達



諸王如此循序問達令訟者跪于太祖前先聞聽訟者之言猶恐有冤抑者更詳問之將是
非剖析明白以直究問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矣太祖明敏才智法度得宜敬老
尊賢黜讎遠佞恩及無告爲國事日夜焦思上體天意下合人心于是滿洲大治欺詐不生
拾物不隄必歸其主若不得其主懸於衙門令認贖之五穀收穫畢縱牲畜于山野莫有敢
竊害者因是諸王臣會議稱帝號遂表聞于太祖丙辰歲正月朔甲申八固山諸王率衆臣
聚于殿前排班太祖陞殿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進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東蝦兀兒
得溺枋繼接表章兒得溺立于太祖左宜表額爲列國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帝于是離坐
當天焚香率諸王臣三叩首轉陞殿諸王臣各率固山叩賀正旦時帝年五十八矣大明邊
民每年越邊竊採滿洲參礦果木等物擾害無極一日帝曰昔與大明立碑宰馬結盟原爲
杜其混擾今大明邊民累擾吾地吾殺潛越禁邊者亦不爲罪遂于六月遣答兒漢蝦將越
邊竊物之人遇則殺之約有五十餘時帝聞廣東新任都堂至乃遣綱孤里方吉納二人往
見之都堂李維翰將綱孤里方吉納并從者九人各以鐵索繫之仍差人至滿洲謂帝曰吾
民出邊汝當解還安得遽殺之帝曰昔堅碑盟言若見越禁邊者不殺殃及于不殺之人今
何負前盟爾如是強爲之說使者曰不然但將首殺吾民者答兒漢蝦獻與抵罪則已不然

此事雖難甚以言過之帝不從使者曰此事已聞于上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罪人乎盡將此等人獻之邊上殺以示衆此事遂息帝欲圖大明所拘之十一人還卽于獄中取自夜黑所擄十人解至撫順所殺之大明遂將所拘十一人放歸帝遣答兒漢蝦維科落二將領兵二千征東海查哈景部二將承命于七月十九日起兵行至兀兒晏河造舡二百隻水陸並進取沿河南北寨三十有六至查哈景河南岸佛多落坤寨安營初查哈景河每年十一月十五二十中間方結松剛里河十一月初十五中間方結是年十月初一日答兒漢蝦維科落二人兵至其處見查哈景河水未結獨對寨之處河寬二里橫結冰橋一道約六十步將士皆奇之忻然相謂曰此實天助一橋也領兵渡之取查哈景部內寨十一處及兵復回其冰已解矣此西又如前結冰一道已渡冰復解後至十一月應時始結又招服陰答闕塔庫拉拉即殺大處也諾落石拉忻尼三處酋長四十人還回兵至十一月初七日入城丁巳天命二年正月初帝納蒙古明安貝勒女已六年至是聞其來見于初八日與皇后率諸王臣迎至百里外付兒江阿拉處即紅山也相接于馬上隨宴訖明安貝勒以駱駝十捧馬牛各一百奉獻至十一日入城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留一月贈禮至厚與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段正財物送三十里外一宿而還二月以皇弟打喇漢把十魯都主孫帶與蒙古勝兒勝都巴約

衛恩格得里台吉爲妻是年遣兵四百沿東海地界收取離散不服之國至日遂將東海岸散居之民盡取之其負島險不服者乘小舟進取之而回戊午天命三年正月十六日晨有青黃二色氣直貫月中此光約寬二尺月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丈餘帝見之謂諸王臣曰汝等勿疑吾意已決今歲必征大明國時開原服陰答岡塔庫拉拉三處酋長四十人率家屬部衆約百餘戶來歸帝遣人以餽糧往迎復以馬百匹令來官乘之二月內方至其歸順酋長列等賜職俱給妻奴牛馬房田衣物帝曰朕與大明國成讐有七大惱恨此外小忿難枚舉矣今欲征大明因預與諸王臣畫策若明修攻具恐洩機于衆乃以蓋諸王馬院爲名遂遣人七百伐攻具之木三月傳諭催餉馬匹整頓盔甲器械其攻具之木慮大明通使或有事來見恐洩其機遂用以蓋馬房四月帝頒攻戰之策諭領兵諸王臣曰平時以正爲上軍中以智巧謀略不勞己不鈍兵爲上若我衆敵寡我兵不令之見須伏于隱僻處少遣兵誘之誘而來是中吾計若誘而不來詳觀其城邑之遠近相距若遠卽盡力追襲近則直抵城門使自擁塞而掩殺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遇敵兵之衆勿令近我卽回覓大兵然後尋敵所在若止二三處兵須酌量之此乃遇敵野戰之法也至于攻城當觀其勢勢可下則令兵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是擅智巧謀略賊

爲三軍之主帥若勞兵力雖勝何益當征戰之際最上者莫過於不損己兵而能勝敵者也
每牛祿作二雲梯派甲兵二十名以備攻寇自出兵日至班師日各軍勿得離本牛祿旗遠
者執之詳問其由若五牛祿之主不中法令於衆訓五牛祿主及本牛祿馬各一匹若諭之
不聽卽殺梗令之人五牛祿主與牛祿等凡所委托之事若能勝其任則受委托若不能勝
則勿受不能勝任而強爲之者其關係非止一身若率百人則誤百人之事率千人則誤千
人之事不知此事乃國之大事也至於攻寇城邑有一二先進者不足算若一二先之必致
傷如此者雖見傷不行賞卽沒身不爲功其首拆城者卽爲首功可報固山厄真錄之待環
攻之人俱拆畢然後固山厄真吹螺令各處兵並進此諭四月十三壬寅巳時帝將步騎二
萬征大明臨行誓七大恨告天曰吾父祖於大明無邊寸土不擾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無
故生事於邊外殺吾父祖此其一也雖有祖父之讎尙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大明與滿
洲皆勿越禁邊敢有越者見之卽殺若見而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
令兵出邊衛夜黑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大明人每年竊出邊入吾地侵侮我以
盟言殺其出邊之人彼負前盟責以擅殺拘我往謁都堂使者綱孤里方吉納二人通令吾
獻十人於邊上殺之此其三也遣兵出邊爲夜黑防禦致使我已聘之女轉嫁蒙古此其四

也將吾世守禁邊之敘哈

即榮河

山七拉

即三

法納哈

即三

三堡耕種田穀不容收穫遣兵逐之

此其五也邊外夜黑是獲罪於天之國乃偏聽其言遣人責備書種種不善之語以辱我此

其六也哈達助夜黑侵我二次吾返兵征之哈達遂爲我有此天與之也大明又助哈達逼

令反國後夜黑將吾所釋之哈達擄掠數次夫天下之國互相征伐合天心者勝而存逆天

意者敗而亡死於鋒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苟令復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國之君宜爲

天下共主豈獨吾一身之主先因糊籠部

即寧

會兵侵我我始興兵因合天意天遂厭糊籠

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妄爲剖斷此其七也凌辱至

極實難容忍故以此七恨興兵祝畢拜天焚表帝又謂諸王臣曰此兵吾非樂舉首因七大

恨餘難盡言矣忿恨已極故興此兵然陣中所得之人勿剝其衣勿姦其婦勿離其夫妻拒

敵者殺之不與敵者勿妄殺論訖遂與諸王暨領兵諸將等鳴鼓樂謁玉帝廟而行營古勒

處宿之次日分二路進兵令左側四固山兵取東州馬根單二處親與諸王率右側四固山

兵及八固山擺押拉

即精銳內兵也

取撫順所行至空閑

即興

曠野處安營而宿是晚帝將先朝金

史講與恩格得里厄夫

原係蒙古

查哈量厄夫

原係蒙古

哈

乃曰朕觀自古爲君者身經征戰之苦

皆未得永享其尊今興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之但因大明累致我忿恨容忍不過無可

奈何故興師也是夜忽晴忽雨帝謂諸王臣曰陰雨之時不便前進可問兵大王曰與大明和好久矣今因其不道故成仇隙興師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與大明和好乎抑爲敵乎且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有雨衣弓矢各有備雨之具更慮何物需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憐大明之人使不意吾進兵此雨有利於我不利於彼帝善其言於夜亥時傳令軍士方起行雲開月霽衆兵分隊連夜進撫順邊兵布百里旌旗蔽空至十五日晨往圍撫順城執一人齋書與遊擊李永芳令之降書曰因爾大明兵助夜黑故來征之最爾撫順遊擊戰亦不勝今欲服汝輒深向南下汝設不降悞我前進若不戰而降必不悞爾所屬軍民仍以原禮優之况爾乃多識見人也不特汝然縱至微之人猶超拔之結爲婚姻豈有不超陞爾職與吾大臣相齊之理乎汝勿戰若戰則吾兵所發之矢豈有目能識汝乎倘中則必死矣力既不支雖戰死亦無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屬軍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致驚散爾之職位亦卑薄已勿以吾言爲不足信汝一城若不能拔朕何以興兵爲失此機會後悔無及其城中大小官員軍民等果舉城納降父母妻子親族俱不使離散是亦汝等之福也降與不降汝等熟思慎勿以一朝之忿而不信遂失此機也李永芳覽畢衣冠立南城上言納降事又令城上備守具滿洲兵見之遂墜雲梯以攻不移時即登城

永芳衣冠乘馬方出城降固山厄真阿凍引之永芳下馬跪見帝於馬上拱手答禮其攻城相敵時死者死城已尅乃傳令勿殺皆撫之此舉下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羣堡五百餘乃收兵各於所進之處安歇帝宿撫順十六日遣兵四千拆撫順城大兵回至撫順城東曠野處會各營兵出邊至甲板安營論功行賞將所得人畜三十萬散給衆軍其降民編爲一千戶有山東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東河西等處商賈十六人皆給路費書七恨之言付之令歸其拆城兵四千亦至遂令兵六萬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歸國帝與諸王臣領四萬移營復臨大明邊安營二十一日帝回兵距邊二十里至舍里甸方欲安營廣寧鎮守張承胤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聞滿洲大兵盡取撫順等處領兵一萬急追時滿洲兵已出邊大明兵不敢逼近俱蹣尼觀視偵探飛報大王四王二王聞之令兵盡甲迎至邊隨報帝帝曰彼兵非來與我爲敵蓋欲詐稱驅吾兵出邊以誑其君耳必不待我兵也乃遣厄兒得尼枋譴令二王停兵二王奉命屯兵于邊上復回報曰彼兵若待我兵則戰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勢襲其後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爲怯不敢戰也帝然之遂帥大兵前進大明兵分三處據山險掘壕列火器安營八固山列陣衝擊初風自西起及兵臨時其風驟轉向敵營大明兵連放火砲我兵奮勇射之殺入其營說不可當大明兵遂敗三營皆

破死者伏屍相枕殺總兵副將參遊及千把總等官共五十餘員追殺四十里死尸絡繹不絕敵兵十損七八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無算是陣中滿洲止折小卒二名回至邊安營論諸王臣奮勇前進者列等陞之精三軍彼傷之輕重以賞之二十三日兵宿於舍里甸是晚自西向東有藍黑氣二道橫亘天上二十六日還國所得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俱無離散至於六親失散者查給伊親奴僕失散者查歸本主又與房田牛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仍照大明國設大小官屬令李永芳統管將皇子阿布太貝勒郡主妻之降爲總兵圍四月二十二日遣魯太徽下商人二名開原人一名書七大恨付之令回國五月十七日帝率諸王臣統軍征大明至十九日進邊尅撫安堡及花豹街三岔兒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崔三屯其周圍有四堡民招之不服遂攻取之大兵營於三岔兒堡留六日犒賞三軍均分所得人畜先令兵送人畜歸國又傳令衆軍沿屯搜掘糧窖運畢安營二十八日晨大霧卯時有紅綠白三色氣自天垂於營之兩傍上圓似門及起營時氣之兩頭墜於軍之前後相隨十五里方散六月二十二日廣寧巡撫遣通事一名從者五名及前送書者共七人來言兩國修好令送還所擄之人帝曰吾征戰所得者雖一人何可還哉若以我爲是於所得之外更加金帛方和若以我爲非我則不和征伐如故令來使回七月二十日帝率諸王

臣統大兵征大明入鴉鵲關環攻清河其城守副將鄒儲賢領兵一萬固守其中砲手約千餘兼滾木矢石齊下滿洲兵拆城墜梯攻之不避鋒刃躍入四面兵皆潰其城遂拔鄒儲賢及兵衆俱殺之一堵牆餘場二城官民棄城走遂論功行賞畢起兵向遼陽行二日復撤回拆一堵牆餘場二城將周圍之糧運盡方班師當尅清河之日有大明副將賀世賢領兵五千出雙陽拂滿洲山林所居新東郭寨殺七人及妻子共約百餘而去時秋成帝命納鄰因德德二人率四百衆往夾木和收穫夾木和在清河界凡河之間戒之曰晝則督農收刈夜則避于山險處

當今宿南山明宿北山今宿東山明宿西山于受敵之處而能謹慎者斯爲貴矣納鄰因德遂帝命被大明偵探潛窺數次至九月初四日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直抵收穫處殺七十人未曉而回其餘三百三十人得脫帝定二人違命之罪籍納鄰之家因德家產半沒入官又以搜古得偵探不明籍其家三分之一帝與諸王臣議曰今與大明爲敵我國居該與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牧於近邊地西近大明國於界凡處築城議定遂經營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漸寒且止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會安堡屠戮甚衆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斬于撫順關留一人割雙耳令執書回其書曰若以我爲逆理可約定戰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擗戰若以我爲合理可納金帛以了此事爾大

國乃行竊盜襲殺吾農夫一百戶殺汝農夫一千且汝國能於城內業農乎遂回兵至二十九日寅時東南有一道白氣自地衝天形如大刀約長十五丈寬丈餘十月十一日五更時東南更有白氣自星出約寬五尺直衝大明至十四日後不見其出氣之星每夜向北斗漸移至二十九日直越北斗尾自此以後不見十二日聞東海胡兒勝部長納哈答率民百戶來降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上陸殿降衆見畢設宴舉家來歸者列一處有遺業而來欲還家者另立一處其爲首八人各賜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隻冬衣蟒段皮裘大團秋衣蟒袍小褂四季衣服俱備及房川等物其欲還者見之留而不去者甚多乃附信與還家者曰滿洲兵欲殺吾等圖我人畜財物汗以撫聚人民爲念收爲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吾土所居弟兄眷屬可皆率之來十二月初二日遼東經略楊鶴遣承差李繼學同前放還者二人至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三

己未天命四年大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征夜黑令大王率將十六員兵五千于夾

哈關防禦大明自將諸王臣統大軍起行初七日深入夜黑界自搆特城精罕寨掠至夜黑

城東十里將校城人畜皆載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餘處盡焚之又掠蒙古所收

生畜

此輩古乃附夜黑者

乃收兵離城六十里安營當進兵之日夜黑遣使往開原轉兵馬林處告急

林遂領兵來助與夜黑合兵一處出城四十里見我兵勢重懼不能敵而退帝亦班師二十

二日令大明使者李繼學及通使齎書回其書曰皇上若降遼人之罪撤川邊之兵以我爲

是解其七恨加以王封豈有不罷兵之理再將我原賞及撫順所原有勅書五百道并開原

所有勅書千道皆賜吾兵將我與大臣外加段三千疋金三百兩銀三千兩二十六日令木

哈量領兵一千收東海胡兒勝部遺民二月十五日遣人夫一萬五千赴界凡處運築城之

石令騎兵四百衛之是月大明命總兵杜松

松林人

王宣

保定總兵

趙夢麟

陝西人

如柏

遼東總兵

馬林

宣府人

賀世賢

榆林人

副將麻岩

大同人

監軍廣寧分巡道張幹

人名

應乾

河南人

遼陽分守道閻鳴騶

保定人

開原道潘宗顏

宣府人

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期滅滿洲

諸臣承命起兵至遼陽經略楊鶴以二十萬兵號四十七萬遣滿洲人一名係取撫順時叛

投者于二十四日齊齊至營大兵征收滿洲領兵將帥及監軍文臣齊至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時分路前進後大兵果會于瀋陽分爲四路約三月初一日齊出邊境合兵攻取滿洲都城約定遂起大兵進發乃分左側中路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監軍道張銓領兵六萬順渾河出撫順關右側中路總兵李如柏賀世賢監軍道關鳴泰領兵六萬往清河出鴉鶻關左側北路總兵馬林副將麻將監軍道潘宗顏領兵四萬往開原合夜黑兵出三岔口右側南路總兵劉綎監軍道康應乾領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奠口三月初一日諸王聚於大衙內辰時哨探飛報曰昨二十九夜見大明兵執燈火出撫順關此報尤未審聞其南方哨探又來報曰昨日未時大明兵自東郭而進諸王遂奏聞於帝帝曰大明兵來是實吾南方已有兵五百卽將此兵捍禦之然大明故令吾南方預見其兵者是誘吾兵南敵其大兵必從撫順關來今當先戰此兵卽時令大王與諸王臣領城中兵出正行間哨探又來報曰見清河路兵來大王曰清河路雖有兵其地狹險不能遽至姑且聽之吾等先往撫順關迎敵遂過加哈關與答兒漢蝦按兵候帝四王因祀神後至曰吾築城運石之人夫俱無器械界凡山雖然險固儻大明將不惜其兵必極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將奈何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見而心自慰矣大王與衆臣等皆許其言卽令兵盡甲未時行至太欄崗大王與答兒

滿蝦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悅曰何故令兵立于僻處當顯出遇敵布陣運石人夫見我兵至亦奮勇而戰矣厄一都曰貝勒之責誠是也吾等當前立于顯處衆皆從之遂前進與大明兵對壘布陣我兵未至之先杜松王宜趙夢麟領兵前來時滿洲護衛人夫騎兵四百伏于撒兒湖山谷口伺敵大兵過半擊其尾殺至界凡河合運石人夫據于界凡之背隣山險杜松兵圍而攻之山上騎兵率衆人夫一戰折大明兵約百人正攻守之際諸王俱至見大明兵二萬攻背隣山又一枝兵立于撒兒湖山上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問衆臣曰吾夫內有衛兵四百更令兵一千登山協助往下衝殺以右側四固山兵夾攻之其左側四固山兵可瞭防撒兒湖山敵兵言畢遂令兵一千往吉隣山帝至問諸王曰汝等所議破敵之策若何諸王遂將前議告之帝曰天將晚卽照此指揮可也今令右二固山兵益于左四固山先破撒兒湖山所立之兵此兵一敗其界凡敵兵自喪膽矣再令右二白旗固山瞭望界凡敵兵俟吾兵自吉隣山下衝之際協力以戰時我兵離城三十里以內壯馬者先至發騎者陸續而進其遠方兵皆未至六固山兵進攻撒兒湖山敵兵布陣發砲接戰我兵仰射衝殺直破其營不移時殺得屍覆成堆其助吉隣山之兵自山而下正衝擊之際右二白旗固山渡河前進夾攻之大明兵連發火砲接戰我兵奮勇衝殺遂破之橫屍堆積總兵杜松王宜趙夢

麟等皆死於陣中大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軍器與屍衝于渾河者如解冰旋轉而下追殺大明兵二十里仆屍聯絡至灼動山天色已晚令兵沿途截殺逃竄之兵大明左側北路總兵馬林兵是夜至尙間山安營盤壕聲鼓傳鈴周轉巡邏我兵見之遂星夜來報大王次日大王領兵三百餘先往馬林方起營見大王兵至遂撤兵布陣四面而立總營盤壕三道壕外列大砲砲手皆步立大砲之外又密布騎兵一層前列鎗砲其餘衆兵皆下馬于三層壕內布陣此營西相距三里又一營兵立于非夜分山大王見之三次遣人馳報滿洲後至兵陸續赴大王營不絕大明左側中路後營遊擊騰念遠李希泌領車營騎步兵一萬至它閔泊處安營選營盤壕列砲帝率四王領兵不滿千人令一半下馬步戰大明兵一齊發砲四王率騎兵突入步兵遂潰覆戰車大敗其兵四王領兵盡力追殺騰念遠等皆殁于陣中帝正立望間大王報到言敵已駐尙間山帝聞之不待四王之兵急領隨從四五人午時至其處見敵兵四萬已布陣而立帝曰吾兵當先據山上向下衝擊其兵必敗衆兵將登山見大明營內兵與壕外兵合帝曰是兵欲來戰我也不必登山可下馬步戰大王遂往左二固山令衆兵下馬時下馬者方四五十人大明西面兵遠來瀾戰大王謂帝曰吾當領兵前進卽策馬迎敵直入其營後二三王與諸台吉等分投殺入兩兵混戰敵兵遂敗被

殺大半其六固兵見之前不待後行伍亦不暇整飛奔大明大營營中兵發砲接戰我兵發
矢衝擊大明兵勢不能敵大敗而走我兵乘勢追殺死者漫山遍野副將麻岩等皆被殺總
兵馬林僅以身免血水分流如陽春釋雪尙間山下河水皆赤乃收兵攻非夜分山潘宗顏
之營令兵一半下馬向上攻之宗顏兵一萬以戰車爲衛鎗砲連發我兵突入摧其戰車遂
破其營宗顏并全軍覆沒時夜黑金台石布羊古領兵來助大明至中固城聞大明兵敗大
驚遂回帝收大兵申時至厯兒奔方安營有偵探來報曰南方東郭與清河路胡欄二路之
兵向都城而進遂令答兒漢蝦領兵一千先往帝宿于是處翌晨又令二王阿敏領兵一千
繼之帝隨率諸王等領大兵行至界凡因破敵乃殺牛八隻謝天祭旗大王曰吾領從者二
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後汗可率衆兵而徐進帝允之大王遂起行繼而三王亦
行四王乘馬至帝前問曰大王果前去吾欲與同之帝曰汝兄扮作哨探前聽消息汝可隨
我同行四王曰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後言畢亦起行夜近初更大王乃至都城徑往
大衙內時后妃及公主等正聚于此見大王至曰今又聞有二路兵來衆何大王曰撫順開
原二路兵已敗盡被殺矣此來兵吾已有兵迎敵且不能至吾待父命前去接戰大王夜出
城十五里至大屯候帝祭旗畢申時自界凡起行至五更遇大王二王四王入城天明令諸

王領兵敵寬奠路劉鋹之兵帝存都城留兵四千以防清河路李如柏賀世賢之兵當劉鋹兵出寬奠時東郭衛民皆避於山林劉鋹兵焚遺寨殺衛將不能移者向前而進牛錄厄真托保厄里納厄黑乙三人率守衛兵五百迎敵劉鋹被劉鋹大兵圍住厄里納厄黑乙死于陣中折兵五十托保領殘兵四百五十餘人逃出會答兒漢蝦兵答兒漢蝦遂伏兵于山谷隙處已時大王三王四王率大兵出乞里盼什正行間劉鋹部下精兵二萬前來令一萬兵野掠見我大兵遂登阿布答里山布陣大王領兵欲自山上向下擊之四王曰兄領大兵在後守尾吾當領兵上山向下擊之大王曰此言最善吾行于山之西汝令右側兵登山向下衝擊汝可在後觀之慎勿親入負吾言也四王率右側兵前去領精兵三十更出衆軍之先從上下擊兵刃相接正酣戰間後兵亦至衝擊而進大王亦率左側兵自山西而進大明兵潰遂走四王隨掩殺之又見劉鋹二營兵來乘其未布陣之先殺入劉鋹戰死于陣中全軍覆沒我兵乃安營見監軍道康應乾少兵合朝鮮兵營于付喀曠野處四王駐兵諸王隨皆不遠列陣前戰見應乾部下兵皆執建羌竹杆長鎗披藤皮甲朝鮮兵皆披紙甲柳條盔鎗砲層層布列當進戰之際大明營中鎗砲連發適大風驟起其煙塵皆返向本營迷罩昏黑竟無分曉我兵遂發矢衝入破其二萬兵掩殺殆盡風塵遂止康應乾僅以身免帝前遣二

王與符兒潰蝦蟇大明遊擊喬一琦營破之琦率殘兵奔入朝鮮都元帥姜弘立營諸王又見朝鮮兵營于孤拉苦山諸王各整岡山欲進戰姜弘立知大明兵敗大驚遂倒掩旌旗遁通事執旗來曰此來非吾願也昔日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土地當此急難賴大明助之得退倭兵此恩常報今爾吾國兵焉敢不來若有我罪願往納降且吾兵有在大明營者汝已殺矣今營中盡我國兵惟有大明遊擊一員并相從兵丁而已吾卽獻之諸王議定乃曰爾等若降主將可先來不然必戰令通使回告之姜弘立曰吾今領兵且宿于此若身先往恐衆軍混亂逃走今令副元帥先見諸王卽宿于營吾率衆翌日卽降言訖盡捉大明兵擲於山下一瑋見勢急遂自縊于是副元帥來見諸王次日姜弘立率五千兵下山來降諸王設宴相待令朝鮮官兵先往都城帝降殿都元帥副元帥率衆官叩見帝待以賓禮五日小宴十日大宴諸王旣殺盡劉鋹兵駐三收人畜盡甲及器械回兵初七日乃至戰三路兵時我兵約折二百人經略楊鎮駐藩陽聞三路兵敗大驚卽撤李如柏賀世賢之兵如柏自胡柳處回兵時有我哨兵二十人見之乃立于山上吹螺作後有大兵狀將相繫弓拊揮之喊噪而入殺兵四十獲馬五十匹其大明兵大潰奪路而走自相蹂躪死者約千餘三路兵已破帝笑謂諸王曰大明皇帝以二十萬兵聲言四十七萬分四路來戰各國聞之皆爲我

分兵破敵必謂吾兵衆若爲我往來酬殺必爲我兵強究言之聞于四方無有不稱善者也
三月二十一日令朝鮮降將張應京及官三員通事一人書七大恨之事遺書一封遣二使
者與之俱往書曰先朝大金帝蒙古帝併三四國總歸于一雖如此亦未得悠久于世吾亦
知之今動于弋非吾愚昧因大明欺凌無奈故興此兵吾自來若有意與大國結怨修舊惡
之今天之眷顧我者豈私我而薄大明耶亦不過是者是非者非以直斷之故祐我而罪大
明爾兵來助大明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爾國有倭難時大明曾救之故報答前情不得不
然耳昔先金大定帝時有朝鮮官趙惟忠以四十餘城叛附帝曰吾征徵欽二帝時爾朝鮮
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國也遂不納由此觀之吾二國原無仇隙今陣擒爾官十員特
念爾王故留之繼此以往結局惟在王矣且天地間國不一也豈有使大國獨存令小國皆
沒耶吾意明朝大國必奉行天道今遠天背理欺侮外國橫逆極矣王豈不知又聞大明欲
令子侄主吾二國辱人太甚今王之意以爲吾國原無隙隙同仇大明耶抑以爲低助大明
不忍背之耶願聞其詳四月初三日帝曰戰馬羸弱當趁春草餵養吾欲據界凡築城屯兵
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遂親西往卜基築城又擇曠野處牧馬繼遣騎兵一千于初九日
遣入大明鐵嶺境掠得人畜一千五月二十八日朝鮮遣官一員從者十三人併前使者廣

齊至其曰朝鮮國書平安道觀察使朴化致書于建州衙馬法足下吾二國地土相連大明爲君吾二國爲臣經二百餘載毫無怨惡今貴國與大明爲仇因而征戰生民塗炭不特隣邦卽四方皆動干戈矣亦非昔邦之善事也大明與我國猶如父子父之言子豈敢拒蓋大義也吾亦不願此舉其如不從何事屬已往今不必言若等情由聞張應京等四人來言方知然隣國亦自有交道也來齊云吾有心與大國之君結怨穹蒼鑒之卽此一念便可常享天眷受福無疆以後果行合大道明朝聞之必喜善言不久而下矣吾二國各守邊疆復乎前好乃爲善也六月初八日遣木哈量收東海胡兒勝部遺民千戶丁男二千而回帝出城接款降者置酒二百席宰牛二十隻大宴賜所降酋長每男婦各十人馬十匹牛十隻衣五件次者賜男婦各五人馬牛各五匹隻衣三件房田等物皆給之六月初十日帝將兵四萬取開原行三日時天雨河水泛溢乃謂諸王臣曰可回兵耶抑前進耶儻路塗泥濘河水難濟何以行之會議屯留二日待水落地乾恐此際有逃者洩機于大明知取開原故令兵進瀋陽地界遂遣兵一百掠瀋陽殺人三十餘生擒二十而回令人看開原路河水可濟否來報曰開原處無雨道路不泥帝聞言遂起大兵十六日至開原守城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畧歛軍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備禦何懋官等城上布兵防守城外四門

屯兵我兵遂布戰車雲梯進攻欲先破東面塞門掩殺正奪門時攻城者雲梯未登遂踰城而入城上四面兵皆潰其城外三面兵見城破大驚衝突而走被抵門之兵盡截殺於壕內鄭之範預遁馬林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等並城中士卒盡被殺帝登城南樓而坐有哨探來報鐵嶺三千兵來援諸王領兵迎之大明兵一見卽走我兵二十人追殺四十餘人而回收人畜財物三日猶未盡有蒙古阿不免把土魯先投大明居開原受守備職因妻子被掠遂帶二千總及兵百餘來降將妻子家業盡查付之將士論功行賞畢毀其城郭焚公廨并民間房屋遂回兵帝謂王臣曰吾等不回都城於界凡築城架屋居之令兵馬不濟渾河牧於邊境可也諸王臣議定奏曰不如還都各修馬廐採草牧養以水洗濯方得肥壯也士卒歸家以便整頓器具帝曰是非汝所知也當此六月炎天行兵已經二十日自此歸家遠近不等或有二三日至者或有居都城之東三四日方至者今天暑路遙馬匹何日得肥吾欲居界凡令馬牧於此也早令之壯八月興師言訖遂至界凡居之牧馬於邊遣人迎后并諸王妃至大宴之是月帝行宮及王臣軍士房屋皆成七月有原居開原千總王一屏戴集賀金玉和白奇策守堡戴一位共帶二十餘人覓妻子來降帝曰觀此來降者知天意祐我矣彼聞吾養人故來投耳於是賜阿不免人一百牛馬一百羊一百駝五隻銀百兩袖級

二十疋布二百疋六千總各賜人五十牛馬五十羊五十駝二隻銀五十兩綹段十疋布百疋守候百總等官各賜人四十牛馬四十羊四十駝一隻銀四十兩綹段八疋布八十疋從者皆列等賜妻奴牛馬財物田舍帝夜夢天鵝慈鵠及羣鳥往來翱翔羅得一白慈鵠執之鵠言吾捉得宰賽矣隨呼而覺宰賽蒙古之典與帝有將此夢語后妃后妃曰宰賽爲人如飛禽何以捉之次日復語諸王臣諸王臣對曰此夢主吉蓋天將以大有聲名之人爲吾國所獲故爲之兆也是月帝率諸王臣領兵取鐵嶺二十五日至其城將圍之其外堡之兵俱投城被截在外者殆半四散遁走我兵布戰車雲梯攻城北面城中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令衆軍連放鎗砲齊發矢石我雲梯折城墜摧鋒突入四面皆潰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及士卒盡殺之帝入城駐於兵備道衙內是夜蒙古勝兒勝部宰賽扎倫衛巴格與巴牙里兔歹青色蚌諸台吉等約二十人共領兵萬餘星夜而來伏於禾地內及天明有出城牧馬者約十人宰賽兵見之發矢追殺我兵一見卽出城知是蒙古欲遯戰又無上命不戰而吾人已被殺但驅其尾而行帝出城見曰何爲不戰可急擊之大王曰今一戰恐貽後悔帝曰此兵乃宰賽兵也吾與宰賽之恨有五今又先殺吾人如此何悔之有諸王臣遂領兵衝殺敗其兵迫至遼河溺死殺者甚衆生擒宰賽并二子色別希兒克石兔及巴格色蚌併勝

兒沁桑剛里寨

明安貝勒子也

宰賽妹夫代剛兒塔不能又會長十餘人兵百五十餘盡囚於鎖機

內諸王臣俱奇之曰得擒宰賽正應汗神夢也次日設宴張鼓樂宰賽等叩見其部下蝦兀

胡七曰汗與王臣皆無恙否時四王在側答曰吾軍中之僕廝有十數人破頭顱者餘皆無

恙不知汝等鞍馬俱保全否蒙古等皆赧然垂首竟無以對屯兵三日論功行賞將人畜盡

散三軍先放宰賽部臣字落機等十一人還國寄言宰賽兵敗及二子并兵百五十餘被擒

之事乃班師帝謂諸王臣曰今既留宰賽其兵已盡被殺恐所屬軍民生畜爲他人所掠奈

何不如將所捉百四十人放還可也言訖遂令回八月十九日帝率王臣領兵征夜黑會議

破敵之策令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領部下健卒西向圍布羊古城親率八固山厄真并營兵

東向取金台石城議定大兵星夜前進夜黑哨探見之即飛報於布羊古曰滿洲大兵至矣

於是夜黑國民皆驚惶其屯寨之民近者入城遠者避於山谷二十二日天明大兵至布羊

古布兒杭孤領兵出城西立於岡上吹螺哨喊見滿洲兵盔甲明如冰雪旌旗劍戟如林大

兵壓境漫山遍野前後不絕如流威勢可畏布羊古大驚急入城諸王領健卒遂圍其城日

方昇帝率大兵至金台石城四面圍之遂分隊破其外郭軍士整頓雲梯戰車已備令金台

石降金台石不從答曰吾非漢人均男子也吾亦有手豈肯降汝惟有死戰而已遂令兵攻

之兩軍矢發如雨我兵即推戰車登山擁至拆其城上滾放巨石藥礮燭木我兵不退遂拆城而入城上兵抵殺一陣敗走於是四面皆潰各入其家帝遣人執旗令衆兵勿殺城中軍民又遣人執黃蓋傳諭勿殺降者於是城中軍民俱降金台石攜妻子登其所居之臺我兵圍之招曰汝降則下不然必攻之金台石答曰吾不能戰城已被尅今困於家雖戰亦不能致勝若得吾妹所生子皇太極請來一見得聞的言吾卽下矣聞者將言奏之帝令人往西城召四王至曰爾舅有言但得汝到卽降汝盡往之彼降則已不然可令吾兵拆臺四王領命而去既至金台石曰吾甥皇太極從來未識焉能辯其真僞非英凍蒼兒漢厄夫二人曰人之相貌汝豈不識常人中有此奇偉者耶汝國使者必嘗告汝豈未之聞乎若不深信曩者吾國會遣汝子得兒格里之乳母往議和好可令來認之金台石曰何用老嫗爲也吾觀此子顏色未得其父留養之善言是欲賺吾下臺殺之耳吾石城鐵門已失今因此於此臺戰豈能勝然此地是吾祖居願死於此四王曰汝於天險之山苦已勞民多年築其城郭如是之固尙且被尅今居於此臺何爲汝意不過誘取敵人抵命已耳不知孰肯以好人攻戰中汝計耶乃何故曰得吾的實之言方下豈戰不能勝汝而出的實之言歟吾已在此若下臺卽帶見父皇殺之則死有之則生昔汝等征伐六親所戮欲盡者豈肉可食而血可飯

耶吾遣人二三十次欲相和好似乎戰不能勝而欲求和乃將吾使殺者殺羈者羈今汝喪身之禍已至吾父若念此惡則戮之若以我故而不究則生之矣勒懋再三仍執前言不下四王曰舅言吾來卽下故來耳若願降可疾下帶見父皇否則吾去矣金台石曰爾勿去待吾近臣阿兒塔什先去見汗察言觀色回時吾方下遂令阿兒塔什來見帝怒曰阿兒塔什唆調吾親使大明舉兵四十萬非爾而誰若念此惡殺之宜也但前愆何必追究令回招其主於是阿兒塔什往招曰我主宜降金台石又曰聞吾子得兒格里被傷猶存彼處當召來相見吾卽下矣四王召得兒格里來與之見得兒格里謂父曰吾等戰不能勝城已陷矣今居此臺之上更欲何爲豈降之若殺則死留則生言之再三竟不從於是四王帶得兒格里回欲殺遂縛之得兒格里曰年三十六矣死於今日欲殺卽殺勿縛我也四王留得兒格里於家以其言奏之帝曰子招父降而不從是父之罪也其父當誅其子勿殺四王引得兒格里見帝帝推食與之令四王與得兒格里同食曰此爾之兄也當恩養之其金台石責見夫不降遂攜穉子卽趨而下金台石執弓與從者重懸盔甲我兵遂執斧毀其臺金台石縱火自焚諸將疑金台石已死遂撤毀臺之兵其房舍火焚罄盡金台石身被火炙乃自下遽捉而縊之諸王正圍西城招而不從卽而布羊古布兒杭孤開東城已破大驚乃遣使曰今吾

等雖戰亦無如之何願降大王曰初令降而不從料吾兵既至此豈肯遣汝等而去乎汝主
吾妻兄弟也招撫之意予不過欲恩之使得生也戰則汝等之身不過死于吾小卒之手降
則得生果納降彼弟兄二人或懼而不來其母乃吾之岳母可令先來吾豈有殺婦人之理
使者以言回告又來曰吾等願降汝可出一的實誓肯將吾等仍居本城大王怒曰汝等再
勿出此言既破一城復留汝等居此豈吾力不能拔而去乎汝可速降不然東城已破汴汭
來攻汝等必死矣布羊古布兒杭孤遂將母送出城大王據見禮畢滿洲俗凡別久相見母必互禮以示親愛
曰汝無的言吾二子不信故懼耳大王乃以刀割酒而誓曰若殺汝等於降後殃及于我若
我誓後而猶不降殃及汝等儘必不從尅城之後殺無赦遂將此酒飲牛半送與布羊古布
兒杭孤飲之遂開門出降大王曰可去見父皇布羊古駐馬終不答大王挽其轡曰汝非男
子乃婦流耶一言已定立此更欲何爲可隨吾往見遂引見帝布羊古膝不並屈惟屈一膝
不拜而起帝以金杯賜酒布羊古屈膝不端酒亦不飲聊嘗而已仍不拜而起帝謂大王曰
可帶汝舅仍往彼城帝默思謂吾既不念舊惡而留養之當以爲死而幸生可也反如此漫
無喜意仍若仇讎于叩首起拜之間尙不肯屈此人將何如以養之也是夜遂縊之其弟布
兒杭孤雖有過惡咎之何益念吾長子留之可也將大明來助此二城者遊擊馬時楠及兵

一千俱殺之于是凡夜黑城郭皆降其王臣軍民等一無騷擾父子兄弟夫婦諸親等亦無

離散秋毫無犯俱遷徙而來給房田糧穀等物查其無馬者千餘賜以馬匹夜黑自此滅矣

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遠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

合爲一十月二十二日蒙古查哈拉靈丹汗遣使康勝兒攜胡爾賽書來曰蒙古國統四十萬

衆英主青吉汗

青吉汗乃大元始創之號故稱之

諭問水濱三萬人英主安否大明於吾二國乃仇讎也吾

聞自戊午年來大明始受兵於汝國今夏吾已親往廣寧招撫其城取其貢賦償汝兵往闕

之吾將不利於汝吾二人原無交惡若吾所服之城爲汝所得吾名安在設不從吾言二人

之是非穹蒼鑒之先時吾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捏言吾之驕慢告汝以不善之言故

相絕耳若以吾言爲是汝將前使可令復來滿洲王臣等見此書皆怒有謂來使可殺有謂

可剗刳之放歸帝曰汝等之怒誠然即吾亦怒矣然於來使無與是遣使者之罪也可久留

之待回時亦書不善之言相答言訖遂羈其使是日虜兒郎都着里革免洪把土魯合五衛

王等致書曰宰賽廕廕生事誠爲得罪然處此唯在乎汗但大明乃敵國也征之必同心合

謀直抵山海負此背者天神鑒之僚與和亦同議定若大明所與財物厚汝薄吾汝毋受厚

吾薄汝吾亦不受能踐此言名聞遠近不亦善乎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履格格胡里驍

希譚庫里擬希福五臣齎誓書與勝兒勝部五衛王等共謀連和同來使至岡干色得里黑
孤樹處遇五衛之王宰白馬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
國同心故滿洲國主併十岡山執政王等今與勝兒勝部五衛王等會盟征仇國大明務同
心合謀償與之和亦同商議若毀盟而不通五衛王知輒與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國之好
密遣人離間而不告則皇天不祐奪吾滿洲國十岡山執政王之算卽如此血出土埋於骨
而死若大明欲與五衛王和密遣人離間而五衛王不告滿洲者勝兒勝部主政王都梭洪
把土魯奧巴歹青厄魯八拜阿酥都衛蟒古兒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梭孤里布什
代打里汗蟒古兒代歹青弼東兔葉兒登褚革胡里大里漢把土魯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
打七都梭桑阿力寨巴了里免朵里吉內七漢位征偶兒宰兔布兒亥都厄膝厄兒吉格等
王皇天不祐奪其紀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國若踐此盟天地祐之飲此酒食此肉
壽得延長子孫百世昌盛二國始終如一永享太平帝曰宰賽與二子俱被擒但恐其所屬
人畜爲族人侵奪可令其二子輪流往來一子在彼保守人畜一子在此侍父若宰賽之歸
期須待五衛王同征大明得廣寧後再籌之于是賜其子克石革兔輕裘三領額二輪靴帽
衣帶鞍馬令返庚申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書復查哈拉汗曰閱來書汝爲四十萬蒙古

主吾爲水濱三萬人主何故特其衆以屬吾國乎聞昔大明洪武取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奔逃者僅有六萬不盡屬汝俄里都施一萬專拙土默特一萬阿孫特雍壽布特喇沁一萬此三萬之衆據汝之右任意縱橫於汝無與卽左三萬之衆果盡屬于汝耶三萬且不足乃以昔日之陳言自侈爲四十萬而鄙吾國止三萬人乎天地豈不知之然吾國雖小不似汝之衆吾力雖綿不似汝之強但得天地垂祐哈達輝發兀喇夜黑暨大明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八處俱爲我有汝且言廣寧吾取賈處毋征也若圖之將有不利於我若爾我從來有隙出此言宜也本無仇隙何故爲異姓大明遂欺天地所祐之人主而出此惡言恣行不道如逆天然吾惟至誠格天天乃錫吾勇智其眷顧也獨隆亦未之聞乎豈能不利于我哉且汝於廣寧所得微利謂能破彼之城郭畏而與之耶抑以親視汝愛而與之耶如其愛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爲汝果能復三十四萬之大都而出此言誠是也想大明未受吾兵時汝初與構兵棄盔甲脫馬空身敗北再與構兵革根歹青之蝦并十餘人被斬於陣中一無所獲而不知二次所得者何處人畜所尅者何處名城所敗者何處大兵獨不思大明賞汝從來未有如此之厚今不過以我威勢逼臨殺其男子遺其婦女大明畏吾故以利誘汝非歟大明朝鮮異國也言雖殊因衣冠相類二國遂結爲同心爾我異國也言雖

殊而服髮亦相類汝果有知難者來書當云皇兄征吾舊日之仇國蒙天垂祐破其城敗其衆同心協力共圖有隙之大明如此不亦善乎今且不求合理不務令名以祈天眷乃欲貪得有盡之財貨鄙辱異國無隙之人主若此者神祇豈不鑒之書畢乃令邵紫兀把什爲使齎往靈丹汗覽書將去使械囚於百姓所居之城帝風聞去使見殺欲殺彼使四王諫曰殺吾使恐未的前所編內有與康勝兒攜胡同來者令持書往約以歸吾使之期若逾期不至戮之未晚帝從其言遣其人齎書云若還吾使吾亦反康勝兒攜胡不然吾必殺之矣去後過期不還又聘兒勝部五衛使者屢言邵紫兀把什被靈丹汗斬之祭旗矣帝猶待月餘謂諸王臣曰今過期已有月餘去使被殺無疑也遂誅康勝兒攜胡後邵紫兀把什密通書者去其器械同潛出徒步逃回帝與五衛王盟後有勝兒勝部巴允衛鎮軍台吉下一人及扎倫衛宰減喉俱下一人來投帝曰降者之情誠爲可矜但前日之盟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二月內賜宰壽子色喇希兒蟒衣裘帽靴帶鞍馬令還三月初一日放扎倫衛色蚌回色蚌立誓曰吾與巴格弟兄二人素與滿洲無隙因與有罪之事賽同來被擒蒙恩視吾猶子賜衣食養之今又放吾還國若不愿報而如布占太懷仇者皇天后土鑒之殃及其身吾之算若此心不易常思恩報神祇祐之俾壽延長子孫昌盛書畢告天焚之帝仍賜

蟒衣輕裘靴帶鞍馬之類令還帝論功序爵列總兵之品爲三等副參遊亦如之其牛祿厄
眞俱爲備每牛祿下立千總四員初八日申時左固山一品總兵官非英凍卒年五十七
歲人也也初庫來歸帝授一品總兵以皇子阿兒剛免士們貝勒女妻之秉心正直凡
上有詿誤處極力爭之盡心竭力以輔國政臨終時天色明明忽起片雲聲雷掣電雨雹齊
降霎時而震遂卒誠滿洲之良臣也帝欲臨喪后妃諸王諫曰親臨此喪恐有所忌帝曰吾
與創業大臣漸有一二殞歿者吾亦不久矣堅執以往哭之慟悵恨多時漏下三更始回六
月初四日暨二木於門外令曰凡有下情不得上達者可齊訴詞懸于木上吾據訴詞頗未
以便審問滿洲使者胡機往扎倫衛搭葉台吉處賣來馬八匹牛四十四羊一百並所騎之
馬衣服器械等物被木衛壯諸昂剛著批特喉恨三王毀盟使兵要于路俱刦之惟放胡機
而已滿洲往五衛使者還曰五衛王等已負盟矣謁奧巴歹尙二次不容相見諸衛之使不
來惟二衛使者至述都統洪把土魯之言曰吾子孫之心俱變而不能制吾身絕不負汗扎
倫衛壯諸昂剛著批特喉恨三衛王領兵復截滿洲使者石拉那燒落貨二人于路將賣來
馬十一匹牛六十二隻奪之又奪往扎倫衛色蚌處使者亦沙木賈來馬二匹牛二十八隻
羊百十二八月二十一日帝自將諸王臣領兵掠大明進懿路瀋河二處其人民棄城走遠

收兵安營哨探報曰有瀋陽兵出城來迎已越我偵探處矣帝遽起曰可掩殺來兵以塞其
門言訖遂率兵迎之瀋陽城總兵賀世賢副將鮑承先總兵李秉誠副將趙率教各離城二
十里下寨見我兵至遂遁回帝謂三王曰近汝之敵兵寡汝可領本部追之三王遂率健卒
百人追殺李秉誠趙率教兵越瀋陽城東抵渾河始回其左一固山兵追賀世賢鮑承先直
抵瀋陽北門殺人百餘回四王復欲殺人大王與答兒漢蝦勒止之遂將所獲八千人畜論
功賞賜軍士乃還九月皇弟青把土魯薨此母所生顯名木兒哈奇葬之七日帝親往奠之因至非英凍
墓泣拜三奠酒畢又至拉哈吉媽松二墓令從臣奠之而回二人均係近臣勤勞素著者十
月自界凡遷于撒兒湖建軍民房舍至十一月乃成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與肅善
阿敏蒙古兒泰皇太極得格畢跡兒哈朗阿吉格姚托諸王等對天焚香祝曰蒙天父地母
垂祐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兀喇哈達夜黑同音語者俱爲我有征仇國大明得其撫順
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
善者天可滅之勿令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
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壞理義之心以化導
其愚頑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祇不咎既往惟

一
一
鑒將來二月十一日帝率諸王臣統大軍分八路掠大明率集堡守城總兵李秉誠聞之領三千騎出城六里安營令兵二百爲前探左四岡山兵遇之二路追殺至山上山下有大明兵結陣一見我兵至卽開營奔城我兵隨後擊之大明兵敗走兩路擁二門爭進殺至壕邊方回當寨門掩殺之時有參將吉布哈答及一卒被城上砲打死帝率大兵離城三里方立岡上右側兵亦至午時將回兵有小卒來報曰吾同行三人遇大明兵二百被殺其二其兵不違帝謂諸王臣曰右側王可領本部兵追殺吾率左側兵立此于是得格嶺台吉姚托台吉苟托台吉轉敵所在因追二百兵遂殺至二千兵所立之處敵兵見之驚走四王領部下健卒至黃山時署總兵事朱萬良率大營兵見我兵勢重不能抵敵遂驚走四王追擊至武靖營而回路遇分投破敵之諸王相遇收兵合大營論功行賞畢乃旋師閏二月十一日築撒兒湖城畢帝曰築城之夫最苦可賜牛以勞之羣臣曰與其用國中之牛豈俟掠大明牛驢而給食之帝乃降殿聚諸王臣曰人君無野處露宿之理故築城也君明乃成國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卽民安民安卽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禮也至于王宜愛民民宜尊王爲主者宜憐僕僕宜爲其主僕所事之農業與主共食而主所獲之財及所敗之物亦當與僕共之如是互相關切天欣人愛豈不各成歡慶哉如築城之木石豈出

于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搬運之遠既已勞矣而築畢之工不更苦乎今爾等之意實不欲出己之財故耳不知征大明當以大義舉之如爲犒築城之夫而掠之最不可也正齊聞副將布兒津後至帝問曰自何來如是喘息想徒步來耶布兒津對曰自築城處來帝曰爾空身行走尙且勞倦運木石而築城者事不勞歟遂賞小散鹽犒勞夫役三月初十日帝自將諸王臣領大兵取瀋陽將板木雪梯戰車順渾河而下水陸並進至十一日夜行見白藍二氣自西向東連月欄之北至南面而止是夜大明沿臺舉火哨探至二更飛報總兵賀世賢尤世功二人大驚遂分兵布于城上十二日辰時大兵至城東七里欄板爲營次日辰時令攻城兵布雪梯戰車攻其東面城外有品坑內挿尖樁上覆葛藉以土掩之又壕一道於內邊豎欄木近城復有壕二道闊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樁內築欄馬牆一道間留砲眼排列戰車鎗砲衆兵繞城衛守甚嚴城上亦然如是堅備我兵衝入其七萬兵俱敗遠城掩殺覆屍如堆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等俱殺之其城遂拔殺兵幾盡哨探報曰渾河南有兵至帝領兵迎之時四川步兵原立營于黃山總兵陳策參將張名世聞我兵至瀋陽領兵渡河來援離城七里二處安營執竹杆長鎗大刀利劍鐵盔之外有綿盔鐵甲之外有綿甲帝見之令右岡山兵取綿甲戰車徐進擊之紅號把牙

喇不待總甲戰車至卽進戰帝見二軍酣戰勝負不分令後兵助之遂衝入敗其兵追殺至
渾河盡溺死其陳策張名世俱被殺有先進戰參將布爾遊擊郎革石里泰戰死于陣中我
兵將此二營殺盡見渾河南五里外復有步兵一萬布置戰車鎗砲掘壕安營用葛根爲障
以泥塗之我兵將往戰有守軍集集總兵李秉誠守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領三萬騎兵
來援至白塔鋪安營遣兵一千爲前探滿洲雅松領二百健兵探之一見遠走大明兵隨後
放鳥鎗追之帝聞報大怒親領兵迎敵因至四王營告之遂前進四王急上馬領健騎奔帝
前曰父皇何須親往吾願領兵前敵帝允其言四王率兵疾進其追兵四散奔北掩殺至白
塔鋪又見三總兵大兵布陣四王亦不待後兵至卽率百騎殺人三總兵不能敵遂驚走正
追殺時姚托台吉至大王亦續至追四十里沿途死者約三千餘卽收兵回營天將晚帝復
戰渾河南步兵布戰車衝入破其營殺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名世張大斗及衆兵殆盡天已
昏暮帝收兵諸王各領健卒於東門外教場安營令衆將率大兵屯於城內次日帝寶雅松
曰吾子皇太極父兄依賴如肺子然因汝敗走而殺入衆軍中萬一有失罪應凌遲汝何故
率吾常勝之軍望風而走以失銳氣大怒痛罵遂定罪削其職屯兵五日論功行賞將所獲
人畜分于三軍令先還國十八日帝聚諸王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可率大兵乘勢長驅

以取遼陽議定卽前進至虎皮驛軍民俱棄城逃走遂安營大明哨探見之飛報遼陽城守文武官曰滿洲大兵已取瀋陽援兵盡敗今又來攻遼陽旌旗蔽日漫山塞野首尾不相見至虎皮驛下寨衆官聞之大驚遂放代子河水於壕寨其西關內列火器於城上排兵四面守禦甚嚴十九日午時兵至城東南角渡河未畢哨探報曰西北武靖門外有兵帝領左側兵先往有總兵李秉誠侯世祿梁仲善姜弼童仲魁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布陣帝一見令兵擊其營之左尾四王領部下健卒隨至亦欲進戰帝止之曰吾已令兵往擊汝勿前進可領右側兵駐於城邊瞭望之四王曰令後至二紅旗固山兵瞭望訖遂前進帝又令阿吉格台吉往勸之四王終不從帝卽令麾下二黃旗兵助之四王奮力衝殺擊其營之左大明兵放砲接戰四王殺入破其營左四固山兵亦殺入兩相夾攻大明兵大潰而走四王乘勢追殺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又有一營兵從西門出卽武靖門也遇二紅旗兵抵回爭入門者人馬自相蹂躪積屍不可勝計乃收兵是晚回至城南七里安營二十日卯時帝忿諭諸王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開口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四固山兵塞之親率右四固山兵布戰車於城邊以防衛令衆軍糞土運石塞其水口大明又有三萬兵出東門外安營卽平夷門也列鎗砲三層連發不已左四固山遣人來曰西開口難掘若奪其橋可得也帝曰橋

可奪試奪之若得之急來告我嘗當進攻此門卽令來人去訖水口墜塞既畢遂令綿甲軍排車進戰東門敵兵其營中連放鎗砲我兵遂出戰車外渡壕水吶喊而進兩軍酣戰不退有紅號擺押拉二百殺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殺入大明騎兵遂走各王部下白號擺押拉俱殺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投城而走我兵乘勢驅殺溺水而死者滿積壕水盡赤時左四固山兵亦奪西門橋分殺守壕之兵大明兵掩于房垣放砲發矢節節不斷城上亦放火箭火砲擲火罐我兵奪勇衝突卽豎梯登城驅殺其兵遂奪西城一面據其兩角樓城中官員軍民皆喪膽亡魂驚懼潰亂旋轉于城內而已時右固山兵下馬續行兩壕之間以草木填內壕正攻城北面左四固山兵來報曰西時已登西城矣帝卽撤兵益于登城處是夜城內兵舉燈火與我兵通霄原字而戰有監軍道牛維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棟戶部傅國併軍民等多墜城而逃次日黎明大明兵復布車大戰又敗右四固山兵亦登城八固山合爲一處沿城追殺時經略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監視見城被尅遂縱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攜妻子投井中監軍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王勇房承勛遊擊李尙義張綱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備欄李廷幹等俱死于亂軍中生擒御史張餘其餘官兵皆削髮降圍城結綵焚香以黃紙書萬歲牌別與迎帝午時大張鼓吹入城官兵俯伏載道山呼

乃駐於經略衙門安撫已畢令張銓來叩見許以高爵厚祿養之銓曰吾受朝廷寵渥若降汝是遺臭于後世汝雖欲生我我惟知一死而已養人固汝國之善事死則吾之芳名留照汗青矣終不見帝聞其言曰若不戰而降理當優養被擒之人既不欲生夫欲死之人豈能養耶令斬之四王憐之而不忍殺乃援古說之曰昔宋徽欽二帝爲先金天會皇帝所擒尙爾屈膝叩見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釁耳何執迷而不屈乎銓曰王子所教誠是無非欲生全我也雖死亦不忘但徽欽乃亂世之小朝廷吾當今皇帝一統天下獨尊吾豈肯屈膝而失大國之體統耶卽留我十日但遲十日不死之期而已無復生之理然吾之所以稍存一時者蓋爲後日蒼生慮耳前者當事官府俱愚昧不諳時務生靈塗炭不知其幾千萬矣吾觀汝兵雖與戰無益徒傷生耳故欲具本奏知我朝二國相和免生靈塗炭以成我令名于後世且吾之母妻及五子在家我死俱可保全吾若儉生併宗祀亦覆絕矣故一死之外無他顧也帝知其不服遂縱而釋之遼陽既下其河東之

三河東勝長靜具寧具定
長安長勝長具寧具定

上徽林十方寺丁字泊宋來泊曹運驛西般家盧平定定遠慶雲古城水寧鎮興濟臨城北
威遠靜安縣山西馬吉驛陽新安新縣寬城大興水寬城鎮江陽站鳳凰鎮興濟臨城北
站草河威寧縣寧集縣家武靖縣平遠縣虎皮河鎮縣路流河中國鞍山海州東昌州益等
州熙岳五十寨復州永寧監樂古石河金州鹽場望海城紅嘴驛服黃什島嶺縣青台塔等

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削髮降十九日蒙古國腓兒腓那着里革免大里漢把土魯巴剛答

里漢石兒胡那革等四貝勒部下二千餘騎聞大兵已拔瀋陽乘殘破之餘來竊取瀋陽財粟時有滿洲移營蒙古居於城遂出城驅殺獲牛馬甚多生擒三十人以獻帝斬其二十四留六人持書歸其責侵擾之故二十一日遣朝鮮國王書曰滿洲國汗致書於朝鮮國王如仍助大明則已不然有遼人濟江而竄者可盡反之今遼東官民已削髮歸降其降官俱復原職汝若納我已附之遼民而不還異日勿我怨矣帝聚諸王臣議曰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于此耶抑仍還本國耶諸王臣俱以還國對帝曰若我兵還遼陽必復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遣之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且此處乃大明朝鮮蒙古三國之中要地也可居天與之地諸王臣對曰此言誠然議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二十四日釋遼陽獄中官民查削職閑住者復其原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委之以事帝諭拔城破敵將士攻戰之功行賞畢因得河東又發庫銀布帛重賞總兵以下官員及士卒等有差移遼陽官民於北城其南城則帝與諸王臣軍民居之二十九日命皇子得格繼姪倭桑孤台吉率八將領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闕三岔河浮橋二台吉領兵至海州城中官民富戶張鼓樂以肩輿迎之二台吉禮傳令曰軍士不許擾害居民劫奪財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宵訖遂入城二台吉宿于公廨三軍俱屯于城上次日看三岔河浮橋之人來曰其橋彼

已拆毀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回四月初五日后妃諸王及臣等眷屬悉至于是下詔安
各城保百姓六月十四日左固山一等總兵厄一都卒年六十歲起於行伍因竭勇力戰攻
往往爭先大有功勳故以宗妹妻之陞爲上將當祭奠之日帝臨其墓哀痛三次而回七月
初三日帝降殿因得河東大宴羣臣總兵以下備饌以上分左右序坐席間用金罍行酒各
親賜之宴畢各賜衣一襲羣臣謝恩帝曰大明萬曆皇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虐害小邦
而侵奪尺寸之地大兵爲人所殺疆土遂喪於人此天厭大明而祐我也然吾等得至於此
者雖賴上天庇護亦爾諸臣之力此盃酒襲衣乃微物耳豈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
勞以此表吾心而已二十日鎮江中軍陳良策與民私通于大明島中將毛文龍令僉外民
吶喊詐言敵來城中人聞之皆潰良策乘亂執城守遊擊修養真殺其子修豐年并從者六
十人叛投毛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以叛帝聞之命四王二
王率都堂總兵副參等官領兵三千欽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命大王三王領兵二千移金
州民於復州八月初九日勝兒勝部以牲畜一萬贖宰賽送其二子一女爲質帝殺白馬祭
天令宰賽督之賜貂裘捨獵獵裘各一領靴帽玲瓏帶并弓矢雕鞍馬一匹甲百副十五日
諸王送宰賽至十里外設宴餞別將所賞之女與大王爲妃十一月十八日命二王領兵五

千渡鎮江入朝鮮地欲剿毛文龍兵至鎮江連夜入朝鮮境殺剿遊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以身免乃還蒙古腩腩兒部內古里布什台吉蟒古兒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戶并牲畜叛來帝降殿二台吉拜見畢設大宴各賜貂裘三領猓狸裘二領虎裘二領貉裘二領狐裘一領廂邊貂裘五領廂邊獬裘二領廂邊青鼠裘三領蟒衣九件蟒段六疋袖段三十五疋布五百疋金十兩銀五百兩雕鞍一副沙魚皮鞍七副鍍金撒袋一副又撒袋八副弓矢俱全盔甲十副奴僕牛馬房田凡應用之物皆備以聽古免公主妻古里布什賜名青着里革免撥滿洲一牛祿三百人並蒙古一小祿共二牛祿陸爲總兵其蟒古兒以宗弟吉白里杜吉胡女妻之亦陸爲總兵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卷之四

壬戌天命七年正月扎倫衛送巴革只勒子臥奔里桑來貢於是遂放巴革還十八日帝率

諸王臣征取廣寧留宗弟多畢背胡青沙進及素把海姑夫

素把海姑夫
宗弟青白鳳杜古胡之妹與之

結結稱沙進等統兵守遼陽即日起行次日宿東昌堡二十日寅時起營辰時至遼河防河兵

見勢不可當遽走前哨健卒追殺二十里外至西平堡乃止申時大兵至遼圍之二十一日

招城守副將羅一貴不降辰時布戰車雲梯攻之四面兵皆潰午時乃下一貴及兵一萬俱

殺之尚未收兵哨卒來報曰廣寧城東有兵我兵迎之尚未成列大明總兵劉渠鄭秉忠李

乘誠副將劉徽鮑承先參將黑雲鵠麻永宗祖大壽遊擊羅萬言李茂春等領兵三萬乘機

急來戰我兵亦不暇布陣即分投殺入大明兵勢不能支遂潰走我兵乘勝追殺五十里至

平洋橋總兵官劉渠鄭秉忠及副參等皆全軍覆沒惟李乘誠鮑承先祖大壽羅萬言走脫

時天已晚帝收兵回西平堡宿大明敗兵入廣寧報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二人聞之大

驚遂與通判萬有孚監軍道高出等棄城向山海關而逃分巡道高邦佐走至杏山驛自縊

有遊擊孫得功千總郎紹貞陸國志守備黃進等把守城門遣七人請降帝賞以銀兩及信

牌而去二十二日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遼中軍王志高請降帝亦賞以銀兩給信牌而去是

日將所得之人畜論功行賞畢其餘人畜散與三軍二十三日大兵起行下廣寧有降夷千
總石天柱秀才郭榮基二人來降曰吾等已禁城門帝賜以所乘之鞍馬并旗一杆而去正
安佩千總來降帝賜信牌二面二十四日鎮靜堡參將劉世勳來降賜旗而去大兵行至廣
寧城東三里外望城崗處城內各家焚香官生居民執旗張蓋接龍亭用鼓樂叩首接見未
時入城駐於巡撫衙門有陳逃避匠山上羅萬貴投降降平洋橋守堡團雲龍西興俱備觀朱
世勳錦州中軍陳尙智鐵場守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安守堡鄭登右屯衛備禦
黃宗魯團山守堡崔盡忠鎮軍守堡李時鎮遠守堡徐鎮靜鎮安守堡鄭維翰鎮靜堡參將
劉世勳守堡城國祚鎮遠守堡周元勳大清堡遊擊圖印大康守堡王國泰鎮武備都司金
勵劉式章李維龍王有功壯鎮堡團關十三山關小凌河松山杏山接馬嶺威遠堡正安
錦昌中安鎮興大勝大寧大平大安大定大鹿大勝大鎮大關大
山興鎮北四十餘城之官各領所屬民降帝息兵十日乃移兵欲進山海熊廷弼盡焚沿路屯
堡房屋而進大兵至中左所復回錦州命大王四王領兵至義州移其民城中閉門不服遂
尅城殺兵三千大兵回至廣寧道官接后妃等二月十一日自遼陽起行十四日乃至設慶
賀之宴十六日蒙古兀輪特圖明安兒兒宰吐鎮諾木綽乙里扎兒搭賴密恩拜代剛里媽
昂客多里吉攝路綽里吉奇布他里布津泰亦林七特靈石兒胡那革等十七貝勒并勝兒

勝等部台吉共率所屬軍民三千餘戶并牲畜叛來帝陵殿賜宴畢乃諭之曰吾國之風俗主忠信持法度賢能者舉之不遺橫逆者懲之不貸無盜賊詐僞無兇頑暴亂是以道不拾遺拾物必還其主皇天所以眷顧吾國之風俗蓋如此爾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盜賊欺僞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祐使汝諸王之心變亂爲害而殃及國矣今既歸我俱有來降之功有才德者因優養之無才能者亦撫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舊惡不悛卽國法治之論畢列等賜職賜以貂鼠槍狸獬狌睡貍虎皮等裘蟒衣金銀袖版布疋銀器房田奴婢牛馬糧粟凡所用之物俱賞給之勝兒勝部五衛中有一千二百戶民來歸十七帝命諸王統兵守廣寧親還遼陽將廣寧一帶所服之官民移于河東時西平敗將鮑承先亦隨民歸降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問曰上天所予之規模何以底定所錫之職祉何以永承帝曰繼我而爲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爲之此等人一爲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十人之讎見能及衆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爲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幹國可無失矣八固山王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儻易位之時如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者似此不肖之人難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國政時或一王有得於心所言有益於國家者七王當會其意而發明之如己無能又不能贊他人之能但默默無言當

選子弟中賢者易之更置時如有難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適當告知於衆不可私往若面君時常聚衆共議國政商國事舉賢良退讒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是月帝聚諸王臣議曰皇天見祐將遼東地方付與我等然遼陽城大且多年傾圯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二國俱未服若釋此而征大明難免內顧之憂必另築城郭派兵堅守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矣諸王臣諫曰若捨已得之城郭棄所居之房屋而更爲建立毋乃勞民乎帝曰旣征大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我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爲勞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築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東五里代子河邊築城遷居之名其城曰東京七月大臣雄廊落把土魯卒年六十四歲癸亥天命八年正月前放歸蒙古巴革貝勒至是已期年矣復來朝見帝悅遂將其質子臥齊里桑與之俱歸初七日傳諭曰八固山王設八臣輔之以觀察其心誰能於事不分人己而俱實之公論誰於涉己之事不肯自任其非而難于色八臣當合一公論非者卽以爲非如不從所諍卽奏上知一也大凡國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爲籌畫有堪輔政者則曰此人可使從政卽舉之有不堪任事者則曰此人不堪任事卽退之二也總兵以下爲將者凡行軍之事何以勝何以負當深計之凡攻用何具戰用何器有利于用者當預備之有才堪軍旅者則曰可治軍

族有不能者卽曰不能三也蓋賢不舉則無以勸善不肖者不黜則無以懲惡果能于國事
調理咸宜吾所養之子孫有益所立之臣僚有益此心事不愉快乎腓兒腓都五衛拉巴斯
希布台吉增諸木台吉蟒古他不能餽博貸他不能大賫台吉等各率所屬軍民牲畜并各
處蒙古共五百戶叛來皆列等賜職仍賜貂裘槍狸裘金銀布帛及房田奴僕小馬等物
初扎倫布爾貝勒執滿洲使者與夜黑殺之又有往蒙古使者屢被截殺於路奪其生畜
帝恨之於四月十四日命阿布太台吉得格蟒台吉債桑孤台吉姚托台吉領兵三千往討
之至二十一日連夜疾行二十二日方曙過黑地渡遼河縱兵急趨有前鋒總兵代木布領
精兵五十先至厄兒格勒處遇昂剛之民遠抄掠百里乃與參將押希圖布兒秦蝦至昂剛
居處攻之昂剛率妻子併二十餘人乘牛車而奔押希圖布兒秦蝦領三十餘騎下馬代木
布領十餘騎駐馬而立昂剛避下馬之兵直衝代木布代木布抵回當先射之昂剛部下
人舉小鎗刺中代木布口遂墮馬傷重而死我兵衝入殺昂剛父子併從者于一處盡獲其
妻子軍民牲畜及提桑土台吉妻子而回乃壯諸貝勒之子昂剛孫也五月初六日帝出城迎之至四
十里古城備南相見因克敵乃懸旗八杆吹螺拜天畢陸帳其出征王臣叩見乃設宴勞之
次日將所得人畜先賞出征將士其餘列等以賜各官是日天雨帝曰蒙古之國猶此雲然

盟合則致附蒙古都合則成兵其散猶如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吾當亟取之計畢乃還時桑土妻子軍民既被擒乃致書哀懇曰桑土書妻於主衆國明汗臣自來無罪故父在日罪誠有之今大兵下臨惟孤身得脫妻子俱成俘獲以汗明恕鑒臣微衷或有赦還意乎曷者汗曾云桑土爾卽於血戰中慎毋懼怯若果非憐愍遣一使來帝于是遣使告以妻子不曾凌辱俱存無恙桑土遂來叩見卽將其妻子與之俱歸十七日蒙古驛兒沁都孔課里貝勒送女來上命債桑孤台吉都督台吉至六十里外宴迎入城復設大宴與阿吉格台吉爲妃六月初九日帝御八角殿聚御妹阿儿格次今及衆公主訓之曰天作之君凡制禮作樂豈可不體天心然天心何以體之莫若舉善以感發其善者誅惡以懲創其惡者如我國諸王中亦有被貶責者豈于我有隙哉不過因其紊亂綱常法所不容耳卽執政諸王尙不令枉法爾等女流苟犯吾法再豈肯縱恕以敗綱常乎男子披堅執銳共殲于陣者蓋因不肯同心之約故以身殉國耳爾居家女流違法行背理之事有何好處吾之所以將汝等妻諸大臣者原酌其才論其功而匹配之也豈令受制于汝乎若爾等悍惡凌逼其夫較之鬼魅尤甚如萬物俱賴日光而生爾等常乘我之光各安其分可也又謂御妹曰姑將不預訓諸女儻犯事之後汝毋阻我帝諭諸王曰勝兒勝都王原任意獨行無所約束今之來歸榮而

更圖其榮逸而更求其逸也凡輪特衛王來附是因其君不仁故慕我而來歸也此降王等凡有罪過當以八因山王視之僞罪有可誅無致之死令還其地可也又曰爾等降王凡在我國結婚立家而娶吾女者勿以吾女爲畏朕原念汝等遠附故與之豈令汝受制于吾女乎吾嘗聞勝兒勝都諸王以女妻左右近臣者多悔其夫而虐將其國人若吾女有似此不賢者汝等毋輒殺傷卽告朕知罪當誅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另以別女妻焉或有不賢而不告朕是汝等之過告之而不責其非是予之過凡有艱苦之情切毋自諱各有心事當盡告之二十八日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凡有官職者果恪守乃職夙夜匪懈盡心以爲國者吾視之如子誠爲有益若懷竊情安佚之心而怠慢天職則視之如子竟何益耶爾等各宜竭力爲國今漢人蒙古并各國雜處國中其逃叛盜賊詐僞橫逆者當細察之爾等若嚴加察訪則惡者無暇於爲惡國有不治者乎國治則吾心安方見養汝等之益也若俱耽安佚而不稽查之惡者竊發而爲國亂則吾心不安會養汝等竟何益哉創業則難今既得之而汝等不敬謹以供職則吾所養之恩更將何以爲報耶十月二十日大臣搭兒漢蝦卒年四十八帝親臨痛哭之搭兒漢蝦名喇兒漢神兒漢人也初勝兒勝都巴玉特衛答兒漢巴土魯貝勒之子恩格得兒台吉先諸部來叩見求婚帝嘉之將御弟打喇漢把土

魯貝勒女巽代郡主妻之往送其地至是甲子天命九年正月與郡主同來欲率部衆請命求往東京帝嘉其意欲厚養之與之誓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捨其己父而以我爲父捨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弟兄爲弟兄棄其故土而以我國爲依歸若不厚養之則寧蒼不祐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養無聞則天自保祐俾吾子孫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台北吉得格繼台吉戒桑孤台吉跡兒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魯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長永享榮昌恩格得里亦誓曰蒙恩父汗厚養若忘其恩父思回本國不以汗之喜怒爲喜怒猶念故國兄弟而懷二心者寧蒼不祐殃及其身若同心共意則皇天眷顧俾子孫世食汗祿永享榮昌誓畢上以制誥賜恩格得里暨郡主其文曰恩格得里後若有罪惟寡逆不赦其餘一切過犯俱不加罪且昔居汝國吾女固仰望于汝今移居至此爾則倚賴吾女但吾女或侍親族而慢其夫者或有之諒爾有何事苦吾女也爾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吾惟汝是庇汝雖死吾女必不瀾愛以姑息之也初六日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并阿布太姚托阿吉格戒桑孤跡兒哈朗都魯等台吉領兵往移恩格得里并弟莽古兒代部下人民諸王即奉命移部衆回帝出東京迎至張義站大宴之恩格得里弟兄各賜以雕鞍駿馬貂裘恩格得里子嚮孛滿賚答哈并莽古兒代子滿

柱石里各賜槍狸獾裘遂還京復賜恩格得里等人牛金銀蟒段布帛貂鼠槍狸獾皮及房
田應用之物仍以平虜俟人民賜之二月十六日皇弟著里革免貝勒薨年四十三歲初與
廓兒沁都道使往來者數年至是復遣使詣其處約固和好其部長遂遣使齎書來稱曰奧
巴叻台吉等致書于明掩衆光威震列國容主陛下吾嫩江台吉等聞汗諭莫不欣服然主
持其大事歲之自汗哥等莫有敢違命者但查哈兒汗及腓兒膊部知吾等與異國同謀必
來征伐將何以爲我謀也惟汗籌之而已帝遂遣榜什庫兒繩希福往與奧巴阿都奇答兒
漢歹齊莽古各台吉等會盟宰牛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而誓曰滿洲廓兒沁二
國因有查哈兒欺凌之憤故以盟誓昭告天地願同心合意既盟之後滿洲若爲查哈兒奇
貨所誘中其巧計不令廓兒沁知而先與之和者穹蒼不祐降以災殃如此骨暴血出土埋
而死若廓兒沁爲查哈兒奇貨所誘中其巧計不令滿洲知而先與之和者穹蒼不祐降以
災殃亦如骨暴血出土埋而死果能踐盟則天地祐之壽得延長子孫萬禩永享榮昌誓畢
庫兒繩希福與廓兒沁使者來帝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魯台吉戒桑孤
台吉跡兒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苟托台吉沙哈景台吉等亦率白馬
烏牛對來使同前立誓書而焚之四月內命宗弟多畢王善背胡吉往祖居虎欄哈達

山黑名

土阿喇處

名阿

移先陵三人承命至皇祖考妣及皇后諸陵前用太牢祭畢乃移諸靈柩肩輿

以行帳分黃紅各有其等皇祖考用紅帳中宮皇后用黃其大父李敦把土魯皇弟打喇漢

把土魯青把土魯宗弟胡里哈奇皇叔塔父

子也

用紅毯日率牛祭奠沿途不缺將至帝率

諸王臣令衆軍披掛出東京二十里迎至接官亭命東草爲漢人形放砲吶喊斬草人以奪

其地帝贊諸王軍士俱俯伏道傍候皇祖考及皇后靈過乃起至東京城東北四里崗上建

立靈堂安設之乃盛陳祭儀宰牛羊多焚金銀紙張以祭諸靈躬詣祖考靈前跪奠祝曰吾

征大明以復祖父之讎遂得廣寧遼陽今迎先靈葬於所獲之地乞祖父上達天地神祇冥

中默祐可也祝畢再拜而起其繼娶漢代皇后及皇子阿兒哈兔土門靈輓亦同移於此五

月大明毛文龍令遊擊三員領兵順鴨綠江越長白山寇滿洲東界所屬輝發地時有滿洲

守將素兒東剛擊破之追殺三日其兵無一人得脫二十八日廓兒沁部桑剛兒賽台吉送

女來帝設宴與皇子多兒哄台吉爲妃八月初十日駙馬總兵官阿阿里卒年六十四命皇

后等往弔之帝于宮中大憫曰佐吾創業諸臣何無一人在後送我也是月帝聞毛文龍兵

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中屯田命整白旗固山副將冷格里鎮紅旗固山遊擊策副

將事兀善領兵一千往襲之于途中獲一諜者詰之告曰晝則渡江入島收獲夜則斂兵過

江宿于義州西岸冷格里連夜領兵從於山僻處前進遂隱伏至天明料大明兵已渡江遂縱兵前進大明偵探未及舉砲傳烽冷格里卽渡夾江突至其島大明兵將大驚俱拋戈潛走冷格里等于陸地掩殺五百餘人其餘奪船渡江皆溺死冷格里等盡焚其糧而回乙丑天命十年正月朝鮮國韓潤韓義來降潤父韓明廉與總兵官李果謀竊興兵攻王京國王遣兵迎之爲明廉等所敗遂棄城而走二人領兵入城有李果部下中軍執二人殺之明廉子潤與姪義脫走來歸帝賜韓潤遊擊之職韓義備禦之職仍給妻奴房田牛馬財帛衣服一切應用之物帝謂諸王曰吾宗室中有拜養戶胡星剛二兄者昔日惟知貽我之憂毫無利益我也又兀喇圖岳母滿太貝勒妻及夜黑圖岳母等皆被其夫與我爲讎有何益哉雖皇府之母也然愛敬之禮亦不可廢遂令人請二兄并岳母皇姨皇府之姊及夜黑圖岳母等皆被其夫與我爲讎有何益哉雖皇府之母也及夜黑圖布占太金台石二人妻入中宮延二兄于上座賀正旦日行家人禮先拜二兄後拜四姬回至東場下鋪氈而座后妃三人亦行婦禮畢設宴帝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后妃等亦遙跪令侍婢勸飲宴畢仍賜二兄補服衣送還帝聞大明遣兵一萬由海上至旅順口薺城駐兵乃於正月十四日命三王領兵六千赴之盡殺其兵毀城而回二月廓兒沁偵桑貝勒子兀革古台吉送其妹來與四王爲妃四王迎至瀋陽北岡宴之將至帝與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大宴入城復設

宴以禮成配因其送婚遂優待之賜以人口金銀蟒服布帛盔甲銀器等物令之還三月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瀋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闈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日至瀋陽是日有前遣去剛兒搭富哈納塔羽三人招幹兒哈都三百三十人而至初上命宗弟王善副將答主戶扯兒革領兵一千五百討幹兒哈都至是聞其大變而歸乃敗而迎之於四月初二日出城初三日至避蔭行獵四日至木胡角落會之宰牛八隻祭旗畢王善等率衆軍叩見帝曰爾等所向俱利否王善對曰仗汗洪福所到之處俱利遂叩首帝與三臣接見畢乃以酒二百埕併所獵之獸百餘犒三軍及降民等而回十三日至瀋陽北岡復宰牛犖四十酒四百埕設四百席大宴勞之未時入城賞王善答主戶扯兒革從征軍士每名銀五兩二十三日帝設大宴聚諸王訓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後代子孫當世守孝弟之道不可違也其爲長上者居恆當和睦其子弟爲子弟者亦宜承順闕切可

也至於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
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則卑幼者必無得所之期雖些須飲食亦
常聚宴以示親好然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負朕言可也六月二十七日大明毛文龍
三百兵夜入耀州南蔣家街至官屯方欲越牆時屯中未及準備有蔣加奴妻先執刀與那
代賈士二人妻內暨車轅爲首登牆截殺其兵數人遂墜牆驚走有守耀州總兵楊古里領
兵盡追殺之帝聞而奇之乃宜聖賜蔣加奴那代二人妻備禦之職賈士妻千總之職以金
帛牛馬列等重賞之名自此播揚于國中八月命修布路阿兒代冒海光石等率兵守耀州
重修北城四人奉命修城將半有事遼山海二處兵自娘娘宮渡河夜半來攻守城諸將追
殺直抵河上人馬溺死者甚衆獲馬七百匹盔甲器械無算修布路等獻功帝出迎十里宰
牛八隻祭旗畢將所獲馬匹列等賞敗敵之將各賜銀牌一面其餘馬匹散與衆軍初命遊
擊代管副將事布兒侵蝦倫額肖七扎諾色牛克著內東貴尼勒領兵二千討東海南胡兒哈部
招五百戶而來帝聞之迎至渾河出征諸將並招來首領叩見畢大宴乃還初命驍虎剛木
塔厄二人領兵討東海北掛兒揮都時獲人二千而來帝山城迎之大宴而回初九日廓兒
沁奧巴聞查哈拉圖靈丹汗與兵來侵乃遣使馳書于帝曰向者我二國會宰白馬烏牛對

天地補血結盟願合爲一遇有敵兵必互相救援今聞南查哈拉與北阿祿合靈丹汗舉兵於九月十五日乘河冰結草未枯來夾攻我自去年欲探其興兵之的實往告不意汗已預聞急遣益撒木乘二馬先來告我今聞舉兵已實助兵多寡唯汗裁之其砲手火器乞助千人五衛王中吾不能盡知獨哄巴士魯急刈其禾欲與我合吾所持者哄巴士魯巴領二人而已其宰賽巴剛塔兒漢皆有附查哈拉加兵于我之意彼若連兵而來乘虛襲後其容算唯在汗也帝覽畢遂修書答之曰奧巴哄台吉汝用兵或多或寡吾皆應之不必過慮也蓋兵不在衆寡惟在乎天凡國皆天所立者也以衆害寡天豈容之但當堅備城郭守禦於城上彼不能拔必退若折兵敗走彼國自壞即不敗而回彼知難取亦不敢復侵汝自無虞矣昔土們扎散兔汗鄂爾之曾征輝發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之戰不勝而回以後無復敢侵凡兩軍交戰勝負難必有兵寡而欲出戰者此人必是怯敵欲其便於走也慎勿從之若據城待戰伺其攻城不拔回時乘機一戰而致勝者誠爲英勇者也汝設欲與之和而圖無事昔汝鄂兒沁王等曾與土們扎散兔和好至今屢屢來侵汝等何罪之有即與和以圖無事彼果有意侵汝即曰無罪彼遂于休耶大明朝鮮兀喇輝發夜黑哈達滿洲苟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得安居哉因我等之弱所以恃城池也於初十日發砲手八人遣四使

廣衛往送之初查哈拉扯臣汗卒孫靈丹立盡奪石納明安衛歹青

社臣弟也

人民歹青率其妻

并六子扎兒布色冷功革石答答剛里馬兀里古叛歸奧巴哄台吉時青子扎兒布色冷從

廓兒沁來謁帝賜蟒衣四件玲瓏金帶二束甲十二副刀二口槍狸縣裘二領貂皮百張青

鼠皮千張海獺皮二張又厚賜銀器服帛等物令之回甘泉鋪南海州所屬張屯漢人欲叛

密以人通毛文龍文龍遣兵三百夜襲其屯屯中滿洲人身無甲冑與之戰殺其四人敵遂

敗走時防海州邊將戒沙兀兒坤聞砲聲卽領兵追之殺兵百七十七日帝因臣民嗜酒

遂降旨諭之曰自來會聞飲酒之人於飲中得何物於飲中增何益如是利益者有耶飲酒

者與人爭鬪以刀傷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墮馬傷其手足折其頸項而死或爲奇鬼所

戲而死或縱酒成疾而死或仆于途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壞其

器皿消乏其家業者有之似此種種無益吾嘗聞之矣况饑饉時酒不能飽飯可食燕可食

夫酒與食同是五穀所造酒能傷人食飽飽人何不食其飽人者而飲此傷人之酒也無量

者飲之喪身有德者飲之敗德更且見罪于君上至於夫飲而爲妻憎妻飲而爲夫惡奴僕

囚之而逃亡飲酒有何美哉古之賢者有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佞言聾人

之聽必壞道忤酒美人之口必敗德可弗戒歟神命子阿拜塔拜巴布泰領兵一千征東海

虎里哈部二路進兵幾人一千五百十月初四日乃至帝出境迎之大宴而回十一月初五日奧巴哄台吉遣五使告急曰靈丹汗舉兵來侵其勢已見帝遂調各處軍士于初十日率諸王臣領大兵往助之至開原鎮北關閱兵馬因先射獵之故馬甚羸乃選精騎五千命三王四王阿布泰跡兒哈朗阿吉格芍托查哈量衆台吉等領兵往助帝率大軍而回三王等兵至擊安塔處其靈丹汗圍奧巴城已數日攻之不下聞滿洲援兵至急夜遁遺駝馬無算圍遂解諸王乃還內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諸王統大軍征大明十六日次于東昌堡十七日渡遼河于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如流首尾不見旌旗劍戟如林有前鋒至西平堡捉哨探問之告曰大明兵右屯衛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以外人民隨處而居大兵將至右屯衛守城參將周守廉率軍已遁帝令八官領布兵四萬將海岸糧俱運貯右屯衛大兵前進錦州遊擊蕭聖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殺而走二十三日大兵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放捉獲漢人入寧遠往告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卽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寧遠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恢復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乃請來兵二十萬處也吾已知十三萬豈其以爾爲寡乎帝

卽令軍中備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戰車覆城下進攻時天寒土凍鑿城破壞而不墮軍士奮力攻打車遠道哀崇煥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鎗砲藥罐甯石齊下死戰不退滿洲兵不能進少却次日復攻之又不能尅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遊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二十六日聞大明關外軍所需糧草俱屯於覺華島離寧遠南十六里遂命兀內革率八固山寨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見大明守糧參將姚撫民胡一事金冠遊擊季善張國青吳遊擊於冰上安營鑿冰十五里以戰車爲衛我兵終未擊處殺入遂敗其兵盡殺之又見二營兵立于島山之上遂衝入亦盡殺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復回大營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衛將糧草盡焚之二月初九日至瀋陽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尅惟軍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三月初三日帝曰吾思慮之事甚多意者朕身倦情而不留心於治道歟國勢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歟功勳正直之人有所顛倒歟再慮吾子嗣中果有效吾盡心爲國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謹於政事否又每常意慮敵國之情形當此晝夜躊躇之際有啓沃朕心贊精練行陣者人而坐談可也若通敵之人朕以思議質彼必令彼以己見復我驍勇之人於吾言須當切記大凡語言有閑論之而忽入於理者亦有粗言之而忽入於精者有等人既不能言又無勇敢開觀吾面坐聽吾言可不令人燦燦耶爾

之才調規模吾已知之矣將欲觀面斥之恐爾難受故不出諸口諺有云一人善射十拙隨而分肉賢人理治之國而汝坐享之英雄陣獲之物而汝坐分之賊如苗之有莠也爾自爲爾所爲進吾前何益初帝與五衛王等盟會言征大明與之同征和則與之同和後五衛王等背盟私與大明和殺滿洲所獻軍獻首于大明多受其賞又屢劫滿洲使者財物生畜山是與之爲惡于四月初四日率諸王臣統大軍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邊渡遼河安營選精騎令諸王率之急進尋其居處親率衆軍繼之于初六日大兵晨夜前驅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進前鋒四王二王阿吉格台吉苟托台吉先至曠奴寨

曠奴乃勝兒勝部巴林
寨黑把土魯幼子

奴領從者數人棄寨而走滿洲諸王隨後追至曠奴且戰且走忽背後一王突至曠奴措手不及被射死于馬下射之者乃四王也後大兵繼至取一帶屯寨收其牲畜初九日令大王二王四王暨跡兒哈郎阿吉格姚托苟托查哈魯衆台吉等領精兵一萬往石拉木魯遇有人民卽收之如馬力不及則回復令三王及八固山諸將率兵二千隔前去諸王繼進諸王馬疲欲進不能未至其地而四三王連夜而進與回兵之路相遠遂渡石拉木魯河收獲牲畜無算乃遣大營帝率兵回至科坤河邊安營五月初一日宰牛八隻祭旗畢初二日勝兒勝部巴林衛喇班他不能與弟得兒格里率百戶人來降

喇班他兄弟
和石下

是日將所獲人畜

五萬六千五百俱列等賞給將士大明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城守巴布寨敗之殺兵千餘生擒遊擊李良美帝聞鞍山有警卽夜入瀋陽諸王俱向鞍山進發至途中聞敵兵已敗乃回十二日大明毛文龍復遣兵襲撒兒湖初更攻城南門城中矢盡齊下大明少却而陣總兵官把都里白山向下吶喊而入敵遂敗追殺其兵二百餘十六日帝聞撒兒沁部奧巴哄台吉來叩見以奧巴乃異國之都領也卽令三王四王并衆台吉等遠迎之行三日遇于中國城行接見禮大宴畢至汎河郊外奧巴亦率牛羊以宴諸王次日諸王復設宴答之二十一日奧巴將至帝謁廟乃出郭迎十里陳帳奧巴率部屬列于帳前同賀兒禾代擺沙剛兒二台吉進見叩首奧巴復詣帝膝下再拜接見帝離坐答之賀兒禾代擺沙剛兒二人隨之亦各如此見畢復位而跪帝問台吉等安否後諸王亦依次行接見禮奧巴等獻貂皮貂裘駝馬曰我等之物俱被查哈拉勝兒勝剛家兵掠去竟無堪獻者帝曰彼二部兵原爲貪得而來掠其所有不待言也今爾我無恙得相會足矣遂大宴畢各賜雕鞍馬匹金頂帽錦衣金帶奧巴大喜曰今蒙賜太重吾等意後必有擊回之日是以且喜且訝而未敢深信也帝曰我須之物何足爲意但以後賜與之物不過隨其心而已雖貴以好物給之爾等若見諸王所服之衣暨奇異之物卽任意攝取之可也遂與奧巴等同入城每日設宴待之甚厚奧

巴合賀兒禾代攝沙剛兒二人問諸王曰汗會許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諸王轉奏之
帝乃酌定大設宴具資資以禿龍台吉女阿姐賽之

禿龍乃打喇國把土
魯貝勒子也

六月初六日率白

馬烏牛與奧巴結盟誓曰我本安分守己之人被大明國并查哈拉勝兒勝部欺凌隱忍無
奈乃昭告於天天遂佑之又查哈拉勝兒勝連兵侵勝兒沁部奧巴亦蒙天祐今奧巴懷恨
二部爲國事來與我共議彼此受厄之人蓋天所湊合也如能體天心相好不替而無欺誑
者天必眷之不然天必咎之降以災危和好後子孫有敗盟者天亦以災危咎其人如克敦
盟好天自永爲眷顧奧巴誓曰天命入主中原公正明汗奇緣湊合奧巴今以盟言告天吾
勝兒沁王等自事扎撒兔以來忠心於查哈拉勝兒勝未有分毫不得今欲相好而不得彼
唯知劫殺不已將我勝兒沁部諸王虜殺幾盡後無事而殺我搭賴台吉後率賽又殺我六
貝勒因無事却害不圖和好吾等故成敵也彼謂我敢于抗敵因以加兵幸皇天默祐得脫
又得滿洲汗協助吾不敢忘天所祐汗所助故來此謁汗祝天地盟好若渝盟忘恩仍與查
哈拉勝兒勝相和者天罪以災危如踐盟言不忘汗恩天必眷之後之子孫儻有敗盟者皇
天亦以災危罪其人如守盟言世好不替天自永爲之眷顧時率牛馬盟于渾河岸當天贊
香獻牲帝率奧巴三跪九頓首畢將二誓書宣于衆焚之初七日大宴奧巴賜以汗號帝曰

有過惡者天符之致令國勢衰敗存正念者天祐之爲君而國乃興矣總之主宰在天查哈
拉起兵來害奧巴皇天祐之當時昆仲奔北奧巴獨力抵敵吾故順天道賜名吐舍兔汗其
兄土美爲泰打兒汗弟布塔七爲扎撒兔都領實兒禾代爲青著里兔復賜盔甲并四季衣
服諸般銀器雕鞍蟒服布帛奧巴等謝賜號之恩初十日吐舍兔汗留妻胞姐自回本地帝
率諸王臣送之路經一宿設大宴至蒲河南崗處令大王二王送至鐵嶺駕遂還二十四日
帝訓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東郭王俱哈達夜無兀喇輝發蒙古俱貪財貨尚私曲不尙公
直昆弟中自相爭奪殺害乃至於敗亡不待我言汝等豈無耳目亦嘗見聞之矣吾以彼爲
前鑒預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間美女及用良馬須破格
償之凡軍中所獲之物毋隱匿而不明分于衆當重義輕財可也此言每常會訓誠慎毋違
忘而行貪曲之事諸王昆弟中有過不可不極力進諫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諫其過誠爲同
心共事人也昔衛鞅云說言難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又忠經云諫于衆形者上
也諫于既形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凡事勿爾小而無害不知由小及大有壞于國者
多也凡我國有莫非成就汝等豈貽累于汝等耶昔宋劉裕謂羣臣曰自古明君賢相皆由
困而亨舜發軔臥傅說舉版築膠鬲舉魚鹽百里奚食牛天意何居羣臣對曰君相之任大

任也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經歷事物而內不得安勞勛骨使外不得逸
餓體膚使食不得充所以勵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爲君必能達國事是人而爲相
必能悉民隱天意如此而已若人之肯誠爲善體天意者也以歷艱苦者爲君致令國受其
福以享安逸者爲君致令國受其苦天見我國之民甚苦故降吾身歷盡艱辛使之推己以
及民吾艱苦所聚之民恐爾諸王多享安逸未知艱苦有勞其民不知有德政方可爲君爲
王否則君王何以稱也吾昔日曾將所思慮之言明訓吐舍免畢既而曰恐汝 意莫不以
人孰無心何爲而出此言吐舍免對曰以苦言歸人令其流涕者愛之也以甘言歸人令其
悅怡者不愛之也今汗愛我而有此訓天若亡我我或忘之矣吾心決不敢忘吐舍免曾有
此言爾諸王亦如此心領所訓承我基業而篤行之可也皆定帝自汴京幸故都會事府在
山之謂太子曰汝勿憂也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商賈積貨農夫積粟爾八國山王國大
王繼我之後亦如是嚴法度以效信賞必罰使我不與國事得坐觀爾等作爲以舒其懷可
也言畢書訓與諸王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沐養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
舟順代子河而下遣人騎后迎之于渾河相遇雙鸞駕臨藩陽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
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爲國事子孫早有明訓臨終遂不言及羣臣輪班以肩帝柩

夜初更至清陽入宮中諸王臣并官民哀聲不絕帝后原係夜黑國主楊機奴貝勒女崩後復立兀喇國滿泰貝勒女爲后饒丰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爲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爲國亂預遣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后支吾不從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多駿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忍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于是后於十二日辛亥辰時自盡壽二十七乃與帝同柩已時出宮安厝于清陽城內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跡根代因扎亦殉之帝自幼不飲酒心正而有德深于謀略善于用兵騎步二射絕倫勇力出衆嘗知神靈不思而得聞微言創金書順者以恩撫之逆者以兵討之賞不計饒則不避親如是明功賞嚴法令推己愛人勵強扶弱教老慈幼恤孤憐寡人皆悅服自二十五歲後身軀起帶甲僅十三人不侵無罪者中正合宜天故祐之削平諸部及征大明得遼陽廣寧地又征蒙古威名大震有光于祖考興國開疆以創王基太祖未卽位時先娶之后生長子出燕賜號阿兒哈兔土門太子帶善號古英把土魯繼娶后所生莽古兒泰得格魯中宮皇后生皇太極卽天聰皇帝也繼立之后生阿育格多里哄號默里根歹青多駿號厄里克川呼里

皇紀生阿布太又三紀生五子阿拜湯古太塔拜巴布太巴布亥

韻略表

卷一	頁一	行一	韻一	正一
一	二	四	管字下通屬通屬	
二	三	二	人字下通乃	
三	二	二	住	
三	一	六	汗字下通屬通屬之精	
三	一	六	不知意即於風汗前	
三	一	六	變之風汗	
三	二	六	所字下通屬	
四	二	八	爲字下通屬	
五	一	一	被字下通屬大明	
五	二	二	慎字下通屬	
五	三	三	典字下通屬把風答	
五	五	五	計字下通屬	
五	一	八	臥	
五	二	六	恐字下通屬	
六	三	三	心	
七	二	〇	陣典	
八	一	八	之字下通屬	
九	一	三	喻	
一〇	一	五	威字下通屬	
卷二	頁一	行一	韻一	正一
一	一	〇	鼓	
一	一	〇	管字下通屬	
一	二	〇	或字下通屬金石	
一	二	二	或見沁三月物領吳	
一	二	二	合攻一處時和成	
一	二	二	實	
一	二	二	陣字下通屬中	
一	二	二	內	
一	二	二	敵字上通屬	
一	二	二	銀	
一	二	二	兒字下通屬	
一	二	二	雖	
一	二	二	飲	
一	二	二	兵字下通屬	
一	二	二	遠	
一	二	二	故	
一	二	二	天	
一	二	二	該	
一	二	二	詞字下通屬	
卷三	頁一	行一	韻一	正一
一	一	〇	收字上通日	
一	一	〇	子	
一	二	五	子	
一	二	五	以爲吾字下通二	
一	二	五	其字下通	
一	二	五	兵字下通二	
一	二	五	我字下通	
一	二	五	困字下通此	
一	二	五	飯	
一	二	五	即	
一	二	五	霄字下通屬字	
一	二	五	陽站	
一	二	五	其實	
一	二	五	勝兒	
一	二	五	之字下通其	
一	二	五	軍字下通其	
一	二	五	汝字下通介	